



錢江畫舫錄

錢塘江從西湖萬松嶺而下不及里許江墅車可達南星橋喚輿達舫纔里餘耳畫舫較蘇錫燈船爲麗秦淮風景不能專美也此編於

舫中肆筵徵美侑酒留髡均有定例一一標識
今雖移船傍岸樓臺轟起其風尙與京滬迥殊
遊西湖者不可不讀

瓜山

豔豔

綴

瓜山在北關門外拱宸橋左自拱宸橋關爲商埠以後蘇揚諸妓絡繹而至懸牌應客差類京滬且有江墅火車可以直達拱埠城中向

無女閩之設各偶爾涉足卽觸警律此編於拱埠坊巷地址逐細編載凡外來者皆易於獵豔
遊西湖者不可不讀

新武林市肆吟

武林市肆距西湖不一里上自鼓樓清河坊保佑坊下逮三元坊同春坊杭人稱爲大街各肆林立外來者咸莫辨優劣此編於各

市肆注明物品地址上自絲綢典布下迄醫卜星相若欲問津遊人可以一覽瞭然明白
遊西湖者不可不讀

杭防感舊詩

新市場與西湖尤近舊爲杭人旗丁駐防地今則舊迹都已拆毀而飯莊旅館茶肆劇場櫛比皆是此編標明某地爲某舊址某所

爲某舊址不特於記遊有裨抑且於考古有裨一舉兩得外來者當不至問道於盲也
遊西湖者不可不讀

杭遊小志目錄

(一) 錢江畫舫錄 · 緣起 · 俗尚 · 游冶 · 軼事 · 古蹟

(二) 瓜山豔綴 · 地址 · 風氣 · 事蹟 · 附錄

(三) 新武林市肆吟上 · 鹽 · 典 · 銀行 · 錢莊 · 金舖 · 綢 · 絲

布 · 茶 · 染業 · 米 · 藥 · 參燕 · 估衣 · 醬園 · 南貨 · 醃臘 · 皮

貨 · 銅錫 · 油 · 木 · 壽板 · 木器 · 顏料 · 磁業 · 茶食 · 洋貨 ·

柴炭 · 皮箱 · 扇 · 印刷 · 書肆 · 箋 · 紙 · 筆 · 墨 · 標家 · 古

玩 · 篆刻 · 報館 · 帽 · 鞞 · 縐紗 · 線 · 機廠 · 粉 · 胭脂 · 剪

杭遊小志 目錄

刀·篋梳·菸

(四)新武林市肆吟下 · 醫家 · 律師 · 西藥 · 眼鏡 · 鐘表 ·

綵結 · 貫器 · 頭冕 · 照相 · 派報 · 酒肆 · 茶寮 · 餐館 · 飯館 ·
麪館 · 羊湯飯館 · 湯團 · 酥油餅 · 麻油 · 豆腐 · 劇館 · 旅館 ·
遊戲場 · 遊船 · 黃包車 · 籐橋 · 捲菸攤 · 安康 · 清音 · 戲法 ·
算命 · 看相 · 測字 · 祝由科 · 產科 · 理髮 · 扞脚 · 女鞋 · 女工
成績 · 女酒肆 · 女賣花 · 女巫 · 女醫 · 僧 · 道 · 尼 · 女飯友 ·
私煙 · 畫舫 · 女閭

(五)杭防感舊詩

杭遊小志四種

三衢柔公

錢江畫舫錄

緣起

畫舫向泊於海月橋一帶。潮盛則移於閘口之九龍頭。舳艫銜接。兩行如雁翅排。雖較之十里河房。秦淮佳麗。容有未逮。而畫屏銀燭。檀板金尊。未嘗不盡選色徵歌之樂。舫中人凡九姓。以程陳葉許爲最盛。或謂有明定鼎。沒陳友諒眷屬僚佐。以執是役。定例不得陸居。是耶非耶。惟是泛宅浮家。已戒習慣。其翹楚



均屬敝錢塘江畔。而紹屬之聞堰之義橋。杭屬之富陽。金屬之蘭谿。衢屬之龍游之西安。均有畫舫蹤迹。惟上江殊色絕少。故尋芳者咸稱錢江。今則花牌樓前。洋樓櫺比。娟娟此豸。大都移家就岸矣。

清制設有船局。凡畫舫皆隸其下。故金衢嚴各屬之觀察太守。履新赴任。船局均以畫舫爲供應。至福建巨僚過境。亦假此舫。故光緒朝寶竹坡（廷）督閩學。曾有納船妓自効之舉。所謂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蓋畫舫一稱江山船。而珠兒面麻者也。若富商鉅賈。賃以上泝。其值恆倍蕞於官。自船局裁

撤。差徭蠲免。而畫舫情形。爲之一變。

舫中人已嫁者稱桐嚴嫂。未嫁者稱桐嚴妹。謂其來自桐廬嚴州。實皆建德人也。一舫有駕長。有駕長娘。所雇者有水手。惟駕長無女。恆買他姓女以撫之。或以他姓女爲童養媳。俗稱畫舫爲招牌船。謂其有人爲餌。藉作招徠之意。然舫中人多工鍼黹。善烹調。不僅以絃索歌唱爲能也。

畫舫之式。中可容一席。几案咸備。頭艙小。僅俗膝。而牀榻精潔。位置得宜。中艙以後。房艙具焉。穀帷繡毯。排比左右。中闢一道。以通來往。再進則舫中人臥室矣。脂鈿粉盞。楚楚粧臺。非入幕。

之賓。未易許其涉足。然彼姝嚶嚶私語。均在此天台深處也。艙後錡釜筐筥。羅列井井。傳呼開宴。咄嗟可辦。左斂右馘。亦復別有風味。

畫舫左右。皆懸竹簾。有客小坐。則低垂一桁。以蔽鄰船姊妹。若午窗醒倦。晚檻迎涼。半捲上鉤。互通欸曲。其鄉音如鶯啼燕語。頗覺宛轉可聽。至月明風定後。大率於船頭列坐。絮絮話家常事。畫舫年必一修。修必回籍。客或以百金或數十金爲贈。匝月即返。泊有定所。惟離岸較遠。則銜接跳板。客艱於步。預呼水手負之。水手能知潮汛。善於避地。故畫舫從不及溺。

俗尚

畫舫與狎邪地異。故欲圓好夢。非重金所能爲餌。舫中有正飯。有便飯。有水果酒。自二十四元至八元不等。宴畢即需繳費。是以漂帳極少。主人邀客。客各擁一舫。中人作陪。個中人呼曰陪花。酬以一洋。來者皆挾琵琶。近始改用絃子。然能自拉自唱。不煩烏師。且豪於飲者。居大多數。拇戰猜枚。均饒雅興。由此至彼。亦謂之翻檯。通宵達旦。一片噉嘈。能於曲罷酒闌。與舫中人並肩小立。滿天風露。涼襲襟袖間。亦佳境也。特非登徒子所能領略。

舫中人粧束。始均廣裾長袖。雅不入時。凡作陪花。無論綾錦稱身。外必置標蔻布衫。以爲之幟。不裙而袴。風氣然也。惟凌波三寸。纖不盈握。取以效楊鐵崖故事。靡不柔膩有致。惜紅羅所繡。花樣不新。而藕覆蓮襯之間。亦殊草草。代呼憾事。邇來滬風濡染。窄袖短襟。一束抹胸。亦換爲尺餘馬甲矣。洛妃羅襪。李妹縷鞋。令人不能無今昔之感。

淺斟低唱。半面琵琶。司馬江州。青衫且濕。而況我輩。蓋從前諸姬。雅善崑曲。聞者爲之心醉。自弦子盛行以後。往往取其便捷。都學秦腔。弋腔。賞音旣稀。咸願借此以合劇目。雛鬟三五。力竭

聲嘶。一歌再歌。汗涔涔下。而同儕角藝。每彼此不肯相讓。脂痕粉漬。我見猶憐。彼儻方顧而樂之。妬花風雨。此亦一斑。

拇戰有帶帽子忌五忌對諸名色。舫中人鉤勒伸屈。別有靈心妙腕。對待諸客。否則玉山早頹矣。至於點將拍七。或飛觴搶三。或列觥過橋。客有所命。均不敢辭。客或量窄。並爲代飲。生張熟魏。無不一律看承。且諸客所喚陪花。來時或有參差。去時不能先後。香風一陣。鶯燕齊歸。臨行猶一一相邀。旣去更殷殷相請。以視滬壖時髦之風。奚啻霄壤。

送客留髡。眼錫心醉。此惟有情人能之。然或羊車璧人。偶邀一

盼亦許其特下一榻。諺所謂借乾鋪是也。於時舫中人淡粧散髻。枕畔相偎。必俟客入黑甜。始肯嫋嫋而去。冬爲覆被。夏爲驅蚊。語顫聲嬌。蕙澤四溢。往時猶以阿芙蓉膏餉客。良宵苦短。強半消磨。近或以啤酒荷蘭水勃蘭地之屬。使睡魔稍稍遺去。玄霜玉杵。仙露金莖。眞箇消魂。爭此一隙。惟駕長娘防閑殊密。要在意中人兩心相印而已。

舫例梳攏。要素與勾鬪相等。自夜度資以外。若床帳。若被褥。若衣服。若首飾。有購自城中者。有以洋爲質者。定情之夕。張筵宴客。舫中人粧束如新嫁娘。鴉鬟龍媪之屬。以及艣夫篙手。均有

賞犒名花坐對。酒落歡腸。迨攜手巫山。早經薄醉。落紅狼藉。質
鼎滋多。而其時盡態極妍。恆被輕輕瞞過。即有參透消息者。亦
不願紛紛宣布。嗣後或議月包。或議年包。與駕長娘訂約以後。
雖曰停徵謝客。而迎新送舊。故態依然。蓋包者愈多。其名愈盛。
豈真能箴鸞囚鳳哉。

年華風信。暮去朝來。自顧秋娘。擇人思事。即駕長娘亦有開籠
放鷗之意。所索身價。多不過三百金。或二百金。其人每工操作。
差足持家。即倚以宜男。亦或如願。若韶年玉貌。二八風鬟。不特
駕長娘以錢樹相期。未許輕輕移植。即姬亦春花秋月。方在歡

場。或嫌儉賈難堪。鳳鴉不偶。或謂世家多寵。鶯燕成羣。於是啖之以貲。迫之以勢。雕闌曲檻。著意護持。孰知紅杏出牆。依然欲關不住。耶。下堂求去。比比皆是。所謂野花只合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香。誠有味乎言之。

舫中人都善刺繡。而挑花尤爲特色。以黑絲線密綴如齒。排列綢布方帕上。俗謂之狗牙齒。勻整細密。熨貼皆平。用贈稔客。咸以拱壁目之。至於抹胸枕衣。藕覆之類。更能別翻花樣。鬪角鉤心。若麒麟送子。若二龍搶珠。非累月經旬。不能了此鍼線。此則扁諸笥篋。未肯輕以示人。然而星月船唇。濃濃密誓。女兒箱裏。

借爲瓊報之需。亦不覺輕輕捨去矣。

烹調之美。舫中與家常相等。惟年闌醬肉。足以壓倒食單。舫中
人每用爲餽品。或與粉乾茶骸。輝映其間。不知餘皆土產。醬肉
則特製也。霜風初起。寒威逼人。乃購豚肩豚蹄。暴之。始作栗皴
色。取以儲諸醬甕。醬必蘭溪產。沈浸濃郁。醇乎其醇。匝月後復
挈而懸諸竿。活色生香。沁入腠理。非舫中人製。恒不得法。殆亦
別有祕訣歟。溫火微燻。薄批細嚼。較蘭薰猶勝數倍。若臠割而
糞之。則生啖江瑤柱矣。至炮菜醋蘿蔔。縱可藉以佐酒。要不若
此肉爲佳。

舫中最畏雷神。最敬潮神。駕長娘及諸姬皆茹雷素。自六月朔爲始。各舫皆備素筵。甚有避酒不飲者。駕長日於船頭然香供燭。以祈呵護。說者謂其生涯賣笑。漁獵金錢。恐冥冥中有所譴責。故爲此狀。其實亦積習相沿而已。城中吳山舊有雷殿。諸姬於六月二十四日晚間。必往膜拜。味爽乘輿而返。故是夜游蜂浪蝶。圍繞精籃。而諸姬粉汗涔涔。蹀躞於香煙繚繞之旁。抑何自苦乃爾。

船局裁撤。諸姬以陸居爲便。始有築牆門以期鞏固者。近且西式樓臺。焜耀奪目。諸姬凭闌小立。幾如朱霞天半。舒卷自如。薄

暮則三五花枝。臨風招颺。藤床竹簟。駕長或袒臥街頭。初以此輩漁船。警章不容上岸。且樗蒲絃管。均相抵觸。後經自治公所調停再四。凡設筵者。按桌抽捐。布告煌煌。懸諸客座。而江干花牌樓里許。幾與拱宸橋租界。相爲伯仲。

諸姬鬻客。於酒飯外。均索雀戰。無論大小勝負。例需酬以十二元。寒儉者。或飽餐一飯。否亦以酒點相嚮。甚且有刺刺索雅片者。紙菸水果。所費亦鉅。故十二元之贏餘。殊尠。自流行撲克。每場可得三四十元不等。諸姬更舍彼以要此。惟撲克例須七人。往往以不能足數而止。若搖攤牌九。容或有之。此皆賭客爲金。

錢計囊家負責甚重。大雅君子未敢問津。亦爲舫中人所不取也。

錢江潮汛。以八月十八日爲最鉅。每月朔望。偶有漲落。皆移泊於三郎廟。或九龍頭。至八月則皆陸居矣。由救生公所而上。沿至水澄橋。皆爲諸姬避潮地。板扉近市。椽屋瞰江。小僅如舟。而諸客迴翔其間。頗有此間樂不思蜀情況。諸姬樓居者半。然陳設草草。几榻縱橫。十八日舉國若狂。寶馬香車。麇集江濱。讀相約明朝看潮去。萬人空巷鬪新粧之句。庶乎相似。諸姬亦以此日速客。金迷紙醉。履舄交錯。往往不知東方之白。亦盛舉也。舫

中人以十八日爲潮生日。咸拈香於伍員廟。如閩浙船家之禱天后然。

游冶

拱埠未闢以前。杭州素無女閭。所恃以點綴湖山者。惟此招展花枝。供人評品而已。北郭外湖墅有蒲鞋頭船。俗粉庸脂。亦解彈唱。然間鼎者鮮有佳客。纏頭一擲。即可真箇銷魂。夜市往還。皆春揄揅。簸中人也。至城中暗藏春色者。小街曲巷。亦或有之。自好不爲。且易買禍。諺稱私窠子。論者皆動色相戒。惟舫中坐花醉月。徹夜笙歌。名士美人。不少有情眷屬。香添紅袖。淚濕青

衫。其亦爲大雅所許乎。

鐵軌既通。可由杭州城站。購票至南星橋。或易肩輿上泝。或僅聯袂步行。相距祇里餘耳。未有汽車時代。城中直達江干。輿夫以三人爲率。或朝出暮返。即停輿相待。亦有令輿夫先返。而主人借宿於舟。次日破曉。再行出郭迎迓者。所患雉城相隔。魚鱗輒扃。進退維谷之中。頗覺令人難堪耳。若健兒身手。策馬往還。又是一種風味。今則風馳電掣。不過剎那。然亦有誤視鐘錶。蹀躞於車站道旁者。

達官名士。鉅賈富商。一入舫中。靡不傾倒。然江干所櫛比者。曰

木行曰茶棧。水客皆來自皖上。或衢州嚴州金華各郡者。行主設筵款待。半在舫中。播兩掂斤。舫中人大半齒冷。惟少年客子。不耐孤悽。虛牝黃金。及鋒求試。駕長娘。每索百金。數百金爲贄。而雨雲夢醒。羞見江東。往往有之。至於下箸萬錢。贈綃一曲。別營金屋。偕與俱歸。未嘗不侈爲美談。而重利輕離。不幾爲香山竊笑耶。最可慨者。行棧小主。資本無多。鼠竊狗偷。惹此魔障。無論鳩盤茶。九子母。亦均以西子王嬙相待。北方曰窰桶。南方曰阿木林。斷推此種。我爲之惋惜不置。而舫中人則稱爲茶場子。稱爲木儂兒。諺語相沿。尤在可解不可解之間。

清制官場有大人老爺之稱。捐納旣濫。此輩亦博得頭銜。令諸姬呼以官稱。諸姬恒狎侮之。惟駕長駕長娘則或假以詞色。所謂搗兒愛鈔。姐兒愛俏也。若墜鞭公子。走馬王孫。我我卿卿。歡如魚水。此外騷人墨客。借地消愁。一扇一箋。寶如球璧。而官僚宴會。亦有假一舸行觴者。惟朝擁紅顏。暮登白簡。於此舉每曲爲之諱。其享盡豔福。不費一錢者。向惟船局中人能之。汛地官或分鬻一二。今則警察林立矣。駐南星站各營。猶未敢以花姑娘目舫中人。

畫舫地窄。不堪懸聯。至上岸後。諸姬有嚶嚶相索者。猶憶庚戌

秋初。有假駕濤仙館開花榜者。以何俠飛費塾園錢恨生主其事。先一日遍發傳單。於次晨齎集以資評品。雲鬢霧縠。水佩風裳。嫋嫋如洛浦妃子者。高鳳也。圓姿替月。暈頰羞霞。盈盈如楊玉環者。媛媛也。柔搓無骨。輕舉若毫。依依如趙飛燕者。青鳳也。取三姬爲鼎甲。而副以秀鳳。早珠。蘭英。蘭珍。娥嫦。雲林等十七人。是日微雨淡雲。輕涼一味。諸姬初至。饗以盛筵。數十來賓。誇爲盛舉。肥長瘦短。各攝小影而散。嗚呼。根生下世久矣。俠飛塾園。均僑居黃浦灘頭。賣文字以餬口。即諸姬中若媛媛。蓬首垢面。隨竈下婢。操井臼。青鳳雖較得所。然河東一吼。輒致漣湔。亦

非良結果也。高鳳風塵顛顛。半老徐娘。去冬尙見諸滬上小花園。盛鬢將凋。微渦不暈。爲之惋惜久之。問其年已二十九矣。外此或量珠已聘。或韞玉待沽。回首前塵。不勝惓惓。故蟄園於癸丑再過畫舫。有雛鬟已嫁秋娘老。惆悵評花舊主司之句也。花榜旣放。每姬獲雋者均贈一聯。錯采鏤金。絕精絕細。舫中有聯實濫觴此舉。

舫例一姬一客。同席無轉局之習。若登徒愛博。每至惹起酸風。蓋姊妹行最惡跳槽。都有因一宴之微。決裂割席而散者。倘金多貌美。爲人所軋。則兩姬相值。必至冷嘲熱諷。以供口角。且有

借酒罵座。圖快一時。著意護花。是賴東皇作主耳。調停之法。責客設筵賠罪。舊姻新特。言歸於好。或且厚贈衣飾以相餌。其實葫蘆賣藥。所謂玄之又玄。

江漕行棧。飛箋叫局。在舫者岸必以輿。雖數十武不步行也。城內應召。隨行者皆水手。其局價自四元至二十元不等。猜拳賭酒。雖斗石必盡其量。若欲偎紅倚翠。偷度春宵。莫不婉詞相拒。往往以霞飛鳥道。月滿鴻溝。作行不得也。哥哥之歎。不知舫中姊妹。約法頗嚴。若敢隨處陽臺。一律屏諸不齒。近時停雲旅館。輒以色身事人。大道垂楊。一任青驄繫住。風斯下矣。

舫中人相請稔客。每用水手相餽節禮。亦用水手。即偕客入城。翦綢緞。兌金珠。無不有水手以爲隨從。蓋水手以妓館娘姨大。姐資格。而兼外場相幫者也。尤妙者於客叫局時。水手善負諸。姬。姬以雙手抱頸。水手以雙手承足。紅蓮兩瓣。指斂底平。蜿蜒。行跳板間。直可補入圖畫。其距離較遠者。水手掉一小舟而至。斜陽薄霧。飄飄欲仙。又是一番風景。

舫中人隨客入城。客必素稔。且爲駕長娘所特許。先一夕客宿於舫。爲之侔色揣稱。務合新妝。一夢黑甜。攬衣推枕。而挽髻者。畫眉者。翩然至矣。水晶簾下。飽看梳頭。釧影釵光。細加修飾。朝。

餐或蓮實。或藕粉。或大興館炒麪。雙輿先後。轉胸城闈。綢緞必恒豐。金珠必彙源。信源。大巷巷聚豐園開設後。每假此以進午膳。忽忽過返。日已將西。簾水帳烟。此夜却未易消受。亦有約客至西湖東嶽。禮佛拈香者。同牀各夢。自思之亦堪一噓。

舫中人定名曰小。曰香。曰鳳。曰英。曰秀。而最夥者曰龍珠。曰檀香。然駕長娘於所生者。本各有小名可呼。若養女則以幾歲到舫。稱曰幾歲頭。至羣姬與客相暱。往往成胎。駕長娘詢以主名。果有所屬。而客亦承諾。所需數月酒貲局貲。客固慨然輸納。即臨時僱人賃產。以及調養之費。甚有多至數百元者。羣雌粥。

賀者踵接。彌月筵宴。亦頗不資。果獲甯馨。母以子貴。西施載去。何止婢學夫人。所患客本寒酸。姬多情好。匆匆坐蓐。儼舍相居。牛馬呂贏。此後必謂他人父。不則出身清白。久將捲入漩渦。不可恫耶。若很心購。棘手墮麟。弱息盈盈。每至香消玉殞。則地獄之設。正爲斯人。而燈炮酒闌。願游冶者勿留遺種於人間也。不僅保身。且可造福。

官商雇舫上汛。舫中人必入艙相見。濃裝盛裹。下拜盈盈。此舊例也。若客竟屏姬弗御。風利不泊。直到嚴陵。多不過二三日。入瀧出瀧。船家本難自主。但所謂起程進瀧諸名色。舫中必一席。

相饗。犒賞即有豐贍。於例萬不能免。若稍垂青眼。添酒移燈。湘轉帆隨。日或僅行二三十里。方圓蝶夢。不忍鷓分。已將赤繩牢牢縛住矣。惟對廝養僕隸間。不惜以金錢相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彼豈無所爲而爲之耶。

舫中人聲價漸貶。城中駟僮。若晉義寶華等錢夥。不惜擲居停資本。與士大夫相頡頏。光緒季年。王氏壽豐。沈氏慶餘。陸氏鼎記。三錢莊。不朞年而先後倒閉者。皆受此種影響也。寶華劉某。以一木傾大廈。晉義爲鹽稅收支機鍵。且敗於韓某汪某手。區區畫舫。於杭州金融大概。極有關係。國變而後。高牙大纛者。或

不免見獵心喜。要不必徒責諸市井矣。張紹軒之王克琴。蔡松坡之小鳳仙。雖遭際不同。死生各異。而有情未免。遣此誰能。又爲談游冶者。別開生面。

兩姬相角。固爲一客。兩客相角。亦爲一姬。甲客誦乙客之至。而先以酒。乙客聞甲客之酒。而繼以和。舫中人左右爲難。實左右相視。客則墮入五里霧中。祇知博姬之歡心。而後已。此仆彼起。擾至達旦。客固以互相牽掣。自爲得計。孰知客囊旣罄。扶倦入城。而舫中人早向華胥國去矣。曾記有一姬與三客碰和。客詢姬意之所屬。姬乃以目媚對座者。而又雙弓鞦分踢左右座。其

時三客莫不適意。然均在籠罩之中。幻幻真真。要在各人領悟。騷人墨客。遊倦初歸。耆老達官。宦餘小憩。多有借畫舫以遣興者。酒闌茶罷。每好託諸吟咏。每讀守彞齋（典）江干女兒曲。賞其清媚。未免嫌其柔靡。至爲個人作者。若隴西侍郎之紫雲曲。湘鄉太守之檀香曲。桐城司馬之豔情詩。多至百首。終覺未脫窠臼。余最愛濟陽內翰七絕四首云。照水花枝各鬪妍。九家姊妹兩同年。布帆無恙羅衾薄。人隔江山渺似烟。波光鏡抹綠玻璃。水捲湘簾半桁低。底事畫眉人懶起。四山忙煞畫眉啼。酒酌金華醉不歸。玉杯如雪腕凝脂。勸農省識鱗魚美。須趁風吹棟

子時。無邊風月定風波。靈石三生七里多。一自客星偶仙女。瀟
中人唱曼聲歌。繪水有聲。繪花有影。真飄飄然神仙中人矣。彼
登徒子之好色。烏能解此。

秋風八月。瑣院掄才。多士渡江人多似鯽。雅人深致。大都泛櫂
西湖。然名士美人。或亦借爲撮合。金迷紙醉。臥聽捷音。迨黃菊
重陽。氍毹者固束裝而返。若榜頭淡墨。列入千佛名經。則此醉
彼酬。於此中得少佳趣。而諸姬遇此新貴。無不特垂青眼。並有
願爲夫子妾者。曾記光緒戊子。在畫舫聚會同年。是科試帖題
爲遙飛一瓊賀江山。得遙字。有詼諧者戲擬八韻一首云。船愛

江山好。新科一一邀。飛輿來疾驟。把盞賀逍遙。音本同年協。魂
宜竟夕銷。諸君身入彀。若輩口開窰。親友雲泥隔。夫妻露水招。
鹿鳴嫌草率。燕語助花嬌。夢繞丁娘索。情輸午夜潮。上林春色
麗。破浪侍星軺。此詩諱而不虐。膾炙人口。詎料不及廿載。竟至
瑣闥茂草。白襴衫無復。利市時哉。白頭閒話。尙爲歔歔不置。

軼事

寶竹坡侍郎（廷）納船妓珠兒事。談者言人人殊。其實寶以國
事日變。清議不容。蓋借風流罪過。以冀免禍也。初寶與陳弢庵
張孝達諸公。均以直聲振海內。親貴側目。屢忠中傷。督學閩中。

時又聞張豐順馬江之變。自閩返浙。歸途抑鬱。適珠兒善於伺應。酒香歌韻。爲伴寂寥。乃以三千金付駕長娘。偕之北上。專疏自劾。放浪江湖。信陵君近婦飲醇。卽師此意。小說家好爲粧點。殊多失實。珠兒許姓。長身頎立。鞵尖銳。若解結錐。衣葱綠布衫。臨流顧影。誠與洛水宓妃相似。特面頰有痘瘢十餘。益增渦媚。張肖農太史曾圖其小影。往時於壽第侯家見之。

掌珠爲程初一船姬。十五卽爲泉唐王洵夫茂才所眷。茂才世家子。乃翁作牧皖南。家惟一母。極愛之。時尙未娶。聞有所戀。卽輕輿赴江干。與姬相約。月助五十金。令茂才在舫讀書。如得秋

捷即迎姬歸。姬時已娠矣。會父解組返。深以此舉爲玷。迫茂才與姬絕。而另聘程氏女爲媳。茂才勉強合。終念姬不置。姬亦以毓麟之信來告。母訴諸父。擬抱男自哺乳。父卒不允。駕長娘以茂才情斷。逼姬別結他客。姬不堪其苦。服阿芙蓉膏。殉。茂才雖一中副車。亦年不及三十而亡。在天比翼。在地連理。孰謂淤泥中不復能見青蓮花哉。

陳氏姬小芸香。爲紈袴兒陳姓所蠱。以八百金從之爲筵。大婦獅吼。虐待倍至。時陳已中落。猶終朝爲狹邪遊。姬則典珥鬻釵。不稍吝惜。時清季捐納者盛。陳亦以縣丞需次。卒以不檢被黜。

益無聊賴。有狎友謀以七白金仍璧返。酬以酒而寘之畫舫。姬投江者再。遇救後屏不應徵。年餘始從某公司買韓某去。今生子總角矣。陳某自姬去後。家產略盡。始充徵兵。後充警士。韓某本識陳者。時猶周恤之。姬亦可謂情俠。

西安令沈雨三(霖)江西宜黃人。年十七即捷禮闈。以庶常散館。分發浙江。時撫浙者爲馬端愍。以其齒稚。延入幕府者年餘。始予斯缺。荏苒三載。已廿二矣。奉母命回籍就姻。晉省稟辭。僱江山船順流而下。舟行四日。即抵江干。詎五日猶未出瀧也。船姬珊鳳。慧中秀外。屢以眉目示沈。沈因結褵在卽。並惕官箴。輒

禁珊鳳入艙。伺候者皆隨行僕役。時方秋暮。雨浪浪三日不休。艙篷滲漏。適中沈牀。沈於午夜夢回。衾枕俱濕。口呼從人無一應者。後艙門啓。珊鳳手燭檠一。於艙左取油碟立榻前。沈欲走避。而珊鳳已解履上。非蘭非麝。香沁腦際。身披紫羅夾襖。白襯衣。祇鈕一扣。引臂塗艙。扣或中解。玉峯雙並。晶瑩畢呈。沈猶強自支持。珊鳳亦姍姍去。次夜漏如故。塗如故。雙翹踏枕。香散帷中。雖鐵石心腸之宋廣平。亦作梅花賦矣。駕長娘乘勢抨擊。傾其宦囊之半。此似念秧一流。不可不慎。

高鳳及第時。年祇十七。丰姿秀逸。實足領袖江干。凡其一笑一

顰一衣一飾。姊妹行皆資爲模範。袁某贈以額曰。春風得意。洵不愧也。詎眷木儉宣阿耀。日令水手餽珍饈。致點果。並取所蓄者爲製衣履。烏鵲魚鱗。歡洽平生。而阿耀擁此天仙。尙欲多方挑別。以故尋芳使者。皆不敢輕撻其鋒。高鳳沈溺其中。營業遂一落千丈。阿耀使君有婦。更不能別營金屋。蹉跎歲月。重利別離。高鳳又以訟牒牽連。飄然投滬。寄廡於小花園妓寮。倡條冶葉。聲價迴不如前。不期年又以負虧纍纍。賃居旅館。一失足成千古恨。並不如潯陽商婦遠矣。

陳伯商大史(鼎)少隨宦杭州。與舫姬名龍珠者狎。回籍後久

不通問矣。姬感太史眷。年二十餘猶未偶。光緒己丑太史奉命
典浙試。撤棘後太史遺僕至江干覓龍珠船。至曹泰來行門前。
船固在也。入船叩姬名。適姬病痊。一躍而起。是夜晚間太史微
服往。卿卿我我。情緒可知。深恐蹈寶竹坡覆車。未敢隨星輶北
上。然長生密約。訂以秋期。詎料一夢玉樓。太史遽騎鯨而去。姬
聞訊不語。剪髮自誓。雲居山麓卜屋一椽。人但聞鐘磬梵唄之
聲。從未覩其人跡云。

李仲仙制軍（經羲）解組後。薄游西湖。與沈半峯俱。輾轉至江
干訪豔樂。數晨夕。編有倡和詩梓行。紙貴洛湯。一時傳誦。制軍

所識者曰三因。隸程姓戲下。肌瑩似雪。豐膩異常。酒吻歌喉。一時罕有其匹。良宵對語。恒昵昵作兒女子態。制軍頗擬量珠聘去。適朝命敦迫。恩恩北上。閣議中沮。不復再談風月。三因旋被寵於某軍長。從此銅琶鐵板。不再作錚錚細響。秋蓮兩瓣。已藕花十丈大如船矣。

小蘭珍與前會稽太守包竺峯（發鸞）暱。而又移情於錢儉韓某。韓本晉義錢莊夥。日攜主人金以供揮霍。每夜恒宿蘭珍所。竺峯以渡江五馬。聲勢迴出韓某上。終以官箴所屈。未敢公然下榻。攜雲握雨。不過陽臺小憩而已。一日奉檄晉省。晚渡始達。

江滄竺峯以爲鴛鴦枕上並蒂開花。此樂當在今夕。孰知柴門甫叩。韓早鳩佔鵲巢。蘭珍涕泣相商。韓卒不肯退讓。竺峯雖申申相詈。韓或欲以武士道相嚮。經駕長娘叩頭服禮。竺峯始悻悻而行。次晨已喧傳通國矣。同靴之結果如是。說者俱責小蘭珍不善調停。

錢恨生之眷媛媛。舫中姊妹。咸羨媛媛不置。而媛媛漠如也。恨生世業。齏光緒間已中落。然性豪宕。憐媛媛之貧也。極意周卹之。媛媛本無舫。僅一老嫗爲其假母。且有阿芙蓉癖。恨生先賃屋處媛媛。而於交遊中爲媛媛延譽。故花榜得與第二人選。其

餘一桌一几。一杯一箸。靡非恨生置備。詎媛媛少得意。別與一湖墅少年狎。卜晝卜夜。形影不離。恨生猶強與周旋。後卒從少年遁。少年本一紙夥。室有大婦。且好冶遊。媛媛既入樊籠。躬執庖滷廁踰之役。而大婦尙鞭筆交下。恨生後過珠兒潭。見其臨流淅米。顛頓堪憐。尙有餘情戀戀。後爲少年鬻諸他所。聞者徒爲太息而已。姐兒愛俏。往往淪落。此亦一龜鑒也。

古蹟

錢塘江即浙江。在郡城東南。以潮爲盛觀。元時褰約舫有進退。而伸縮均恃跳板。或謂溺斃者爲搬沙鬼。殆亦一說歟。

花牌樓在水登橋下首。有石刻一碣曰南宋花牌樓故址。其地五塏。土阜。僅板屋數間。供畫舫中人避潮而已。近則西式房宇。櫛比皆是。並有築水門汀泥爲門蘭者。按花牌樓爲南宋鬻花者所居。種植灌溉。與東西馬塍相埒。朝曦初上。卽壓擔入城。旁有牌樓。爲宋宮人建。因得此名。而剩粉殘脂。至今尙在。惟風景迥焉不同耳。

南星站在南星橋。自江干出城之第一站。再上爲閘口站。係浙路上游總匯處。將來駕橋渡江。或由於是。惟接築至六和塔以上。此議仍未確定。昔人作浙江潮候圖說。仍非實錄也。惟龕赭

二山潮勢一束。庶乎得之。涉江者本有義渡局。大抵均屬帆渡。近乃通行輪渡。而危險較甚。畫舫泊處。距潮流甚遠。且遇汛卽避。並無顛躓。八月十八。說者謂潮生日。然是日潮汎大小亦未可知。楊廉夫詩所謂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龜夜食羅刹水。須臾海孽龕楮開。倒捲銀龍薄於紙。蓋指極盛時言耳。江中多弄潮小兒。觀者尙爲惴慄。

捍海塘築於錢武肅王。曾以強弩數百射潮。潮果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隄旣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柴木各行。積柴木於江滸。畫舫又鱗泊。

於外。惟沙有漲落。故船有進退耳。船孃告俱輕與入城者。至今亦姍姍其來。附車而往。惟是肥長瘦短。各有品評。盡態極妍。自成風氣。又與瓜山諸姬異矣。

駕濤仙館。在閘口龍山上。本王氏所建。石磴十數級。緣階而上。有樓有亭。有花木泉石。何飛俠諸人開江干諸姬花榜於此。俯瞰江流。舟帆如蟻。隔江山色。青翠撲人。亦鉅觀也。主人奔走富貴。無暇欣賞。故絕好佳境。門設常關。或謂主人長君。被僕狙擊。主人視爲凶宅。故忍恝置。是則未可信也。過此爲之江學校。係基督教中人所辦者。

六和塔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建。嗣紹興間曹勛有記。略述塔成之故。今已久圯。塔凡七層。每層盤曲而上。均供佛像。憑窗一望。不知身在何所。畫舫諸姬往往以拈香爲由。挾客登塔。然極撓者不過四層而止。弱者不及二三層。蓋鞵窄足疲。裙褰汗促。殊可憐也。清光緒間已將傾仄。仁和朱茗笙侍郎（智）以修塘餘貲。重行葺治。煥然一新。不可謂非功德。

余輯錢江畫舫錄。而不能無今昔之感也。往者颺颺暮雨。艤櫂夕陽。七里嚴瀨之波。十笏春江之幃。繁絃急管。可是秦淮。添酒移燈。何妨滙浦。此情此景。疑是疑非。况迺髡醉初醒。

朔饑未飽。草草巫神之夢。依依韓掾之香。懶捲珠簾。怕窺剗
襪。誤投玉杵。笑說湔裙。與桃根桃葉而俱移。呼小素小紅而
亦可。榜花燦爛。別開北里之春。錢樹崢嶸也。借西湖之色。風
流佳話。月旦新評。二十年來。那堪回首。無如雲隨狗幻。風趁
鷓鴣。遍移傍岸之船。小結臨流之屋。蠻腰樊口。已過中年。李
肉宋魚。都非鄉味。小鬟催酒。奚來聒耳之箏。大官徵錢。亦割
纏頭之錦。問潮無信。流水何情。望望江干。又一境矣。僕牧之
顛。頰。夢境都非。白傳飄零。淚痕如許。補種半園之菊。閑尋三
泖之莼。潘鬢俱凋。江豪不豔。莫談絲竹。且臥聽商女後庭。同

杭遊小志 錢江畫舫錄

閱滄桑。好補附安娘閨集。三衢柔冰。

杭遊小志四種

三衢柔父輯

瓜山豔綴

瓜山本北關外培塿耳。荒煙蔓草。零落不能成村。薄暮炊煙。與夕陽游漾其間。老漁躉舟。閒鷗掠水。一儻然物外之境也。光緒甲午日本訂約馬關。關杭州爲商埠。嘉定廖穀似中丞（壽豐）主其事。沿拱宸橋北一帶地。劃作租界。而橋南別設工巡局以理華界事。於是樓臺蜃氣。金碧輝煌。界石巍峨。矗天尺五。有關署。有會審廳。有捕房。酒肆茶寮。花園劇館。亦投時接踵起。豈期

明月占得二分。爲聽春風。先傳一曲。滬上女校書。旣築香巢於大馬路。城中錄事。復聞風爭趨。以得借鷓枝爲幸。然而秦淮桃葉。何處王郎。溢浦荻花。可憐白傅。余於被謫以後。徜徉此間者三載。倡條冶葉。強半知名。辛亥以還。蹂躪更不堪回首。今又十年一覺矣。回思遺蹟。彷彿猶存。姑述所聞。藉供談助。柔欠識。

地址

湖墅爲杭北重鎮。南宋向有夜市。所謂吳楚帆檣船兩岸。樓臺燈火路三叉是也。最盛之區曰賣魚橋。帶闌通闌。百貨駢集。橋左徧泊船隻。有蒲鞋頭一種。爲蘇揚幫流妓所停頓。酒肴狼藉。

絃索噉嘈。問鼎者半係市儈。越賣魚橋五里即瓜山。關埠之時。蒲鞋頭移駐最早。嗣後棄船登岸。均樹幟爲夜度娘。而賣魚橋七賢街左近。祇三五漁船。呀啞往來。垂髻小女郎。跌白如雪。聲聲倚棹喚渡而已。

拱宸橋爲華洋鎖鑰。晨開暮閉。關署司之。近復駐水警以爲防衛。相傳是橋與皋亭山相近。道光中葉。城中沈姓赴皋亭拈香歸途過橋。橋石飛墮。幸免覆壓。乃獨力營建。得產一子。因名曰拱宸。官至兩淮運使。里唐巷之總齋第。即其裔也。橋凡三環洞。北爲租界。南爲華界。華界向有數幢小屋。以棲甌瓦窰之駁運。

者闕帝廟頽然老衲向陽捫蝨香烟不絕如縷開埠以後百堵皆作而羣雌粥粥翔集山梁有鸞雉鳴將借爲引媒之所矣。橋南如意吉羊二里蜂房燕壘密排一氣蓋以寓縲絲女工者初拱宸橋南設世經縲絲廠由丁松生修甫叔姪所發起規模閎敞資本雄厚一時均趨之若鶩女工半江北產或有來自近鄉者蓬髮齟齒逐隊而進日晡遄返猶欲小築陽臺茗館撚酸輒至用武固已數見不鮮矣世經中輟乃有通益公紗廠舍彼就此女工猶棲息如故而落花墮溷改操神女生涯者尤不可覩縷計至於有情眷屬暫合仍離里中比鄰若視爲習俗云。

巡防局設以懲莠者。而局差實莠中之媒介。奸誘拐賣。得貲則包庇。甚爲設計鬻於他所。清季有賈某爲局員。而以吳某佐筆札。日縱差向橋南各妓寮徵規費。否則迫其以色身事。賈吳更迭擁豔者。而局差亦分其餒餘。時潮聲西湖兩報訐之甚。大吏罔聞也。旋賈以帷薄不修去職。局亦改組警察。輾轉隸入第三區警正下。而橋南審判各事。遂與橋北合而爲一。惟其址尙存。橋北衝道有張大仙祠。大仙一蓬頭垢面人耳。年約五十許。結茅橋側。能爲人以符籙治病。居民咸仙之。善調鷹。某夜忽持鷹立橋下。水僅及踝。撫之僵矣。乃渴葬橋北。封以坏土片石。適租

界畫地。張墳首宜剗平。張遂示異於衆。得保此一角地。議於塚上建祠。香火陡盛。北里姊妹更視爲祈福所。與上海保安司徒廟相似。觀音無別樂。受盡美人頭。此不帝爲張大仙詠也。好事者於九月間賽會。喧闐旗鼓。舉國若狂。綠女紅男。蜂爭蝶鬧。殆亦巫覡歛錢之舉歟。祠後龕二。皆祀所掘各塚者。蟲沙猿鶴爲之憮然。

通商塲石柱。高樹天表。首作塔尖形。下削六角。各署劃界人官職。領銜者爲浙江巡撫廖壽豐。最後爲仁和縣知縣伍桂生。蓋拱宸橋隸仁和。而伍又親與是役者。柱旁沿隄細草。一碧如茵。

長椅兩三。供人憩息。岸次泊小輪如鱗次。黑煙縷縷。縈拂空際。淡雲斜日。時有靚妝攜手。姍姍來遲者。兀坐移時。與意中人媿然而去。個中消息。自當問諸解人。

通益公紗廠。說者謂拱宸橋之魯靈光。址已在市尾矣。臨水蠹屋。烟縷縷與碧雲相接。女工之仰食於是者數千人。初名鼎新。嗣改今名。然已數易主矣。高懿臣（鳳德）總此廠有年。光緒丙午丁未間。新舊股東相齟齬。全浙公報與浙江日報左右袒。期年始獲解決。而新股東受虧殊甚。年年蟬蛻。以迄於今。惟廠則不嚴。司事者恒徜徉橋北。以爲獵豔計。間有別築金屋以藏嬌。

者。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余亦何暇苛責。

拱宸橋綿互極長。石欄之上。圍以鐵棚。販夫買豎。每支棚露宿。於是曉日未上。朱霞散入水際。作金碧色。漁婆挽籃入市。雜陳魚蝦。與橋南女工恆相值。蓋一聲汽笛。正于于魚貫來也。蔬筍。葡芥之屬。如林如櫛。雜以豬腥羊羶。論價者恆斷斷不已。三竿以後。赤足婢微錫睡眼。夏著洋紗半臂。短袴露膝。冬或圍頸巾。尺許。摻摻下垂。與市僧以脣槍舌劍相角。至於蓬鬆雙鬢。緩跋繡花拖鞋。宛轉學吳儂口吻者。又勾欄中房傭也。午礮碎訶。紛紛四散。而橋上又成破銅爛鐵場矣。

杭州關距拱宸橋里許。清制屬杭嘉湖分巡道兼攝。近已別設關督矣。當時亦有稅司主其事。員役井井。凡小輪均應查驗。漚杭車接。漸歸寥落。關有官產數十幢。散築於大馬路二馬路一帶。鶯鶯燕燕。小築香巢。按椽納資。兩不相涉。辛亥後收租一席。被攫於某。日縱其子往來女閭中。租金恒與夜度資相抵。虧負既鉅。上游派員澈查。某被押捕房。盡貨所有以償。而某子仍挾某姬走海上。雙飛雙宿。曾不逾年。而某姬以琵琶別抱矣。當軸鑒於覆轍。乃發官產處標賣以資結束。

捕房在大馬路後。初創時用捕頭曰麥飛。隸會審分府。分府有

公署。劉乙笙司馬（鶴年）曾領其事。會租界事簡。日本領事又移住寶石山。而公廨之權。漸移於捕房。麥飛出缺。議以候補從九某代。於是美其名曰督捕。其體制與官僚猶異也。光緒季年。編改警察。捕房又稍稍變通。混巡捕警察爲一。而督捕遂有裁判權。然橋南巡防局未撤。橋北審判分廳初立。所轄僅洋場三里間。毆鬪姦盜之案耳。某善體上意。地方亦都與聯絡。國變遂舉爲警官。旋升警正。而橋南北事權。亦從此統一。昔聞廣東河泊所大使。珠江船妓。每夜必更番入館。此席大抵相類。假紅倚翠。占盡羣芳。宜其薄縣令而不爲矣。

自賣漁魚至珠兒潭。皆米市。東折爲北新橋。與拱宸橋相對峙。清初設北新關於此以徵稅。今已爲統捐局矣。迤北新橋至拱宸橋。中有汶河。建橋曰登雲。往時橋畔止二三小飯肆。爲湖州菱湖航船暮泊放飯處。現均夷爲平橋。設輪埠於此。沿河里許。無錫快船無不麇集。近拱宸橋之左。則戴生昌招商甯紹日清四公司。櫛比開局。以待雇客。蘇杭嘉興以次汽車接軌。而營業幾一落千丈。然客幫運貨。尙仍習慣也。此外三五旅館。招致花枝。綴綠題紅。商標耀目。雖爲警署取締。而桃源路熟。烏能使漁郎不復問津哉。

彙芳花園。本墅紳吳純伯孝廉所築。初在橋西之岸畔。後乃遷至橋北。紅牆碧檻。點綴鮮妍。入園有亭有池。有樓有榭。憑闌品茗。臨水觀花。確是雅人深致。所栽珠蘭茉莉代代花諸種。薰風過處。香氣襲人。房侍梳娘。隔夜或赴園定購。迨朝曦旣上。即有攜筐挾筥者。任意採擇。大率以百朶計算。於是或蝶或鳳。或毬或翹。喚賣於曲巷左近。攤錢競買。捺臂擦胸。誠有如秦淮畫舫錄所云者。園中有茶有菜。堪以供客。曾記何俠飛費蟄園輩。一開花榜於此。青衫淪落。紅紛飄零。殊令人增今昔之感。

里巷

租界曰大馬路。規模宏敞。左右皆市肆林立。而樓頭則輝煌金碧。分樹商標。皆副釵所居也。拱埠以長三爲正釵。么二爲副釵。寓此者均鼎鼎於副釵中。而大馬路後曰二馬路。則華界矣。地俱碎石。沙泥塞途。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市塵寥落。副釵亦蟄伏樓頭。其搔首弄姿。招徠遊客。與求牡者。或相伯仲。再折而西。曰張大仙弄。曰永甯街。則更自鄙以下。無復有上流足跡矣。折大馬路而西。有永康里。有永樂里。金牌紅彩。錯落有致。有髹漆者。有鏤刻者。有以玻璃嵌字者。大都摹仿滬風。加以繁縟。晨起闐然無人。惟三五女傭。躬任厠膾之役。柴扉十扣。九不能開。

過午則一片管絃。嗽嘈聒耳。雛鬟列坐。輕嚙珠喉。諸姬染黛塗脂。與曲師互相問答。善修飾者。每至一二時許。始理粧對鏡。商量盛鬢。評鷺高鬟。燈火通明。始有衣換添香之致。從此金迷紙醉。馳逐終宵。並不知東方之白矣。

永和里分三弄。面臨河岸。後接租界。花市之盛。麇集於此。和酒各費。均與上海同例。飛箋徵召。有龜奴肩負而來。一柱亭亭。臨風招颺。亦爲拱埠特色。後大馬路福海里。別開生面。煥然一新。諸姬遂相率遷徙。以待旭日旗章之庇護。時警署禁賭。並及雀戲。租界各勾欄。得免波及。而華界更無豔幟。於是定議抽捐。長

三每家若干。么二以下。每人若干。由警署派員督收。其肆筵設席者。尤需酌提捐款。煌煌告諭。朱墨爛然。昔人云。小婦人爲國捐軀。然歟否歟。

雙泉街在大馬路二馬路之交。亦副釵妝閣也。街有雙井。而井欄題記刻石。爲瓜山一掌故。兩旁有扉三五。所以閒道登樓者。蓋東卽大馬路。西卽二馬路。於街內實暗藏春色。蓋副釵樓居強半。每於舖旁夾街緣梯而上。或一人一房。或二三人一房。其中有包帳。有折帳。與長三規則相等。惟副釵雖有絕好姿首。大都瘖不能聲。朝暮陽臺。實其慣技。至於象牀烏几。位置適宜。亦

殊楚楚有致。萬家燈火。遠眺洋樓。粉白黛綠中。亦難免目眩五色也。

與二馬路相接者。有六個頭牆門。吳閭穠豔。大率寄跡於斯。歌唱應酬。均超滬揚各班之上。每當斜陽一抹。獨上妝樓。煮茗清談。嚶嚶軟語。是亦可領略佳趣。否或夜闌人靜。倦眼將餒。醇酒一觴。佐以雙弓米。及菽乳蔓菁之類。名花相對。秀色同餐。雖不眞個銷魂而已。有飄飄凌雲之樂矣。若巫山雲雨。一夢荒唐。則諸姬婪索金錢。必難滿其慾壑。甚或鴉鬟龍媪。交致說詞。務使狎客傾囊。不復再嘗禁鬻。自福海里新屋落成後。諸姬相率遷

徙。各班雜居。此風爲之稍殺。

花園路之第一樓。花魁樓。旋起旋仆。房屋亦欹斜坍塌。不復再設茗肆。而大馬路之醒獅臺。遂起特樹一幟。至其中均流氓警士。評騭軋妍打降諸事。自好者每不願涉足。而一二間途遊客。小作停雲。賚葬清談。聊破岑寂。或者有之。惟是樓閣上燈。羣雌粥粥。艷粧環走。旣往旋來。臨去秋波。自謂效顰西子。而無鹽嫫母。恬不知羞。午夜將闌。始作歸巢之燕。其時新偕鴛侶。攜手同行者。欣欣然固有喜色。否則嗒焉若喪。沿途趨起。甚有議價不諧。故作申申之詈者。秦鏡照影。禹鼎鑄形。可憐亦復可笑也。此

蓋屬於副釵一部。若張大仙廟弄飛丹閣。則書畫精雅。茗客有彈棋閱報者。副釵皆望望然去之。

天仙茶園在二馬路。榮華茶園在六個頭牆門轉角。皆劇場之鼎盛一時者。紅氍毹上。響遏行雲。其時城內祇有廟臺。男婦紛紜。相將出郭。汽車未通之際。飛輿疾驟。一氣蜿蜒。坐席未安。袍笏已聯翩而上矣。手帕交攜。所歡至園。必在開鑼一二齣後。冰桃雪藕。羅列滿前。開鏡畫眉。兜巾支頰。流目送盼。搔首弄姿。殊令觀者如游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所歡或陳苜蓿。或遞煙枝。薄怒佯嗔。自有一番作用。笙歌未散。諸姬已一笑先行。至於名士

風流紅箋親寫。迴翔不久。去也飄然。惟座間私語脂香。親如鸚鵡。則春宵一刻。不止價值千金矣。最奇者春暮二三月間。鄉鎮香客。列坐包廂以外。兩足翹然下垂。謂之挂火骸。此亦杭州所別開生面者。

大馬路之一品春。二馬路之四海春。永甯街之萬家春。時稱三春。花叢宴客。諸姬必由三春預備。蝦羹鱸膾。鴨臠鷄絲。羅列參差。不止萬錢下箸。其實自魚翅以後。百菜一味。竟同嚼蠟。而所謂墮鞭公子。走馬王孫者。猶且隨意翻檯。侈爲豪舉。往時鬧酒。不過至遠年花雕而止。近來先尙啤酒。後尙勃蘭地。夏間更雜

以汽水疇嘯水之屬。北里姊妹所得每不償所失。而三春追呼之急。使諸姬無可緩頰。蓋萬家春之陳沙彌。鼎鼎大名。由埠夫而晉爲團總。固足首屈一指。卽一品春之毛老四。四海春之諸大寶。其勢力亦頗不弱。漂帳諸大少。曷爲小妮子皮肉生涯計哉。

大馬路之四美泰。張大仙廟左之樊克昌。均以紹酒名。薄暮小酌。分竹葉青本色。遠年孝貞花雕。諸名色。臙芹魚菜。剝栗剖菱。而春暮蝦香。冬餘魚鮓。亦覺津津可口。座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洵不誣也。曲巷侍兒。三五成羣。或於此間諮訪稔客。花風過

處。非麝非蘭。若有蕩人心魄者。夜半劇散。游人又於此沽飲。而炒麵炒餅之類。藉以佐酒。如廣東館之消夜然。所患更闌人定。星斗未斜。屋際街頭。美人猶遲遲步月。傾城一顧。紅友爲媒。已蘧蘧然莊生一夢矣。酒肆與諸姬交易。各給一摺。其結算有大月底小月底之別。

拱宸橋北岸之東。有同安棧。此殷姓所創爲最早。以後亨達利長發棧大方棧。增華踵事。益侈美觀。而馬某則設拱宸旅館。以廣招徠。羅帳繡帷。錦衾角枕。梳傭房待。一呼百諾。城北旅館遠不逮也。取價自二元以下不等。其實駭男癡女。借作陽臺。了却

鴛盟圓成蝶夢。固方便門中所不可少者。至於旅途岑寂。笑折倡條。朝去暮來。風流一覺。逢場作戲。亦等閒事耳。若下駟一流。借資賃廡。宵漏過半。尙呶呶擾人清睡。抑何可憎之甚耶。而棧中每恃若輩爲餌。謂非此不足招客。警署五申三令。依然陽奉陰違。充耳不聞。是誰之責。其小客棧之污穢齷齪。幾與海上花煙間相似。殊爲風俗之害。尤堪興歎。

照相館惟明月鏡一家。亦在大馬路東。諸姬環肥燕瘦。強半留作商標。然有丫髻而袴者。有盛鬢而裙者。有長袍厚舄作旗婦裝者。有袒乳堆髮作西女飾者。有易釵而弁者。有學宮人舞衣。

女伶勁服者。至於或坐或臥或立或步。尤爲數見不鮮。三分顏色七分裝。在畫中愛寵。更是加一倍寫法。好事者投資一二星。卽可攜爲筐中鴻寶。惟所傳漢宮春色。窮形盡相。殊不雅觀。恐仇十洲復生。當輟筆退避三舍矣。說者謂身段皆泥捏成。而剪裁諸姬面目以供支配。其言或者可信。

潮聲報附危言報發行。紀載瓜山姊妹。品評悉當。初爲俠飛所創。嗣乃歸諸螫園。分館設大馬路。烘雲灑墨。調露研朱。活色生香。令人愛不忍釋。而一般宦途公子。商肆少年。偶涉花叢。輒懼揭糝。故報紙聲價。得以十倍。眼鏡先生復組西湖報。以爲對壘。

瓊琚玉佩。大放厥詞。論者謂相如子雲。同工異曲。而鶯鶯燕燕。均以一登龍門爲幸。國變以後。館事中輟。花訊亦從此闕珊矣。大馬路轉角之正元館。則爲蘇式點品。張大仙廟後之一枝香。則爲粵式宵夜。拱宸橋畔之東聚華樓。則爲杭式小飲。點品朝夕滿座。尤宜夜午。宵夜亦然。惟小飲則晚餐以後。門設常關。東聚華樓亦可飛箋相召。燈紅酒綠。閒有絲竹之聲。而正元館一枝香圍坐團圍。履舄交錯。謔浪笑傲。幾有髡醉一石之態。此亦地小廻翔之可誌者。

風氣

橋北壘壘坵壠。間以茅舍兩三。界柱旣成。投機者於附近購地築屋。不及一旬。平泥叢草中。居然有危樓一角矣。城中女錄事。雖欲及鋒一試。然以四無居人。未敢問鼎。有金桂香者。徐娘半老。饒有膽略。本蠖屈於火把弄小屋中。至此挈其妹雪香。毅然鋪設粧閣。然紅羅不軟。翠袖仍寒。往往客有可人期不來者。桂香一變態度。與蒲鞋頭船相聯絡。金尊檀板。盛極一時。桂香乃嶄然露頭角。而種種布置。依然囿於舊況。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花等閒度。桂香於此。凡佔生涯者。十月左右。滬搗七妹妹。得風氣之先。知瓜山必有一盛。偕其養女金瓶花。

金瓶玉乘輪抵埠。時永和里牆門不二三幢也。七妹妹概用滬式。足以壓倒桂香。其時有紅木梳檯。玻璃衣鏡。已足雄視一切。七妹妹置風扇。升煤爐。案布瓶花。別饒穠豔。養女更熟嫻蘇白。娓娓動聽。七妹妹雅善周旋。從不諷詞侮客。蕭山客某與瓶玉眷。以五千金脫籍。卜屋於運司河下。詎知聲聞於外。開籠放鷗。瓶玉再墮風塵。送爲湖墅某商所得。而七妹妹雖蓬鬆齟齬。過者無不識其姓名。嗣以營業擴張。遷居福海里一帶。髻梳對鏡。衣換添香。皆七妹妹爲之導師也。憨態可掬。我猶未忘其人。六個頭牆門王小香之母。亦老斲輪手也。小香年十三四卽頡。

而長。婀娜臨風。纖腰一搦。蝦蟆陵下。獨善琵琶。其姨母靜香。乎
素知音。絃索以外。兼習簫笛。附庸風雅者。咸頗與小香相識。畫
必陳老蓮。字必金冬心。茶甌香鼎。楚楚有致。足與七妹妹並張
旗鼓。蓋一以豪華勝。一以雅澹勝也。小香之母曾眷一骨董家。
故能有此閒趣。茗溪鷄巢贈以聯云。油壁西湖。車影迎來蘇小
似。板橋南苑。扇痕印到李香無。迨靜香退爲房老。小香獨當一
面。福海里中。果然壓倒元白。不勦碰和。不拉擺酒。蘇幫翹楚。得
未曾有。

金墨蘭住永和里。金陵產祇此一人。酬應之工。意氣之和。姊妹

行均應俯首。惟年華花信。貌不穠纖。賞音甚希。祇與延陵君有。嚙臂盟。蓋欲相從以終也。庚戌夏五。何俠飛費蟄園輩。開花榜於彙芳園。姹紫嫣紅。平章閣筆。適墨蘭著鐵線紗半臂。盈盈案側。誦徵集羣芳小啓。蟄園正丹黃甲乙時。顧俠飛曰。得之矣。是日嘉賓滿座。逸興遄飛。皆注意於蘇黛雲小月仙二人。謂奪得錦標。非蘇即小。決無擬及墨蘭者。迨次晨揭曉。墨蘭褒然首選。輿論譁噪。咸咎有司。墨蘭經此知遇。十分謙抑。其實彼於崑曲於弋腔。無一不能。無一不工。惟身不甚碩。貌不甚冶。至不爲俗子庸夫所賞。自此應徵度曲。不取纏頭。花月生涯。一時鼎盛。向

之極口譽蘇小者。今又移情於墨蘭矣。墨蘭雖委身曲巷。頗能
歲。自守。少年輕薄。輒虛與委蛇。惜不能與延陵君永矢白頭。
延陵君之負墨蘭也。蟄園贈聯云。小結因緣惟翰墨。能投氣味
卽芝蘭。意在言表。可以信墨蘭矣。

蘇黛雲實瓜山第一流人物。因來自金閭。以蘇爲姓。膚凝似玉。
氣馥如蘭。卽態度身材。亦均修短合度。雙趺雖不甚纖銳。而底
平。指斂。行步姍姍。黛雲時纔十五耳。惟性近兀傲。恒以白眼向
人。年老善謔者。每反受其揶揄。迨客果含噀。黛雲則迴眸一笑。
時或倚身膝上。愁態可掬。與識者視爲兒戲。都不與較。時杭州

初創法政學校。隨宦班子弟。每借寄身宿舍。名薄暮出城。清晨歸校。有少游後人兩昆仲。一眷林惜春。一卽爲黛雲梳櫛。今惜春已婢學夫人矣。黛雲由杭遷滬。卒亦與有情人成了眷屬。嗚摩托造乘爭先。叙光鬢影中。近猶髣髴遇之。

小月仙不亞黛雲。惜眉有黑斑。然能別饒斌媚。惟受制七十鳥。未苞先放。楚楚可憐。時黛雲旣負盛譽。酒肉管絃。自暮達旦。其母欲爲滕薛。不惜以嬌花嫩蕊。任人攀折。以故蜂媒蝶使。排闥而來。鯨飲未乾。雀聲卽起。留髻送客。輒上巫山。小月仙偶露愁容。每以鞭笞從事。時有某賈旣老且醜。時盤踞於妝閣中。天女

維摩終朝相對。而秦宮嫪毐。雖姪期亦強與周旋。若侮以片言。次日則徧騰誹語。小月仙因此抑鬱。幾成瘵疾。當遣歸海虞時。已顛賴不堪矣。其母怏怏停業。而冒牌應客。別一鄰院侍兒。然路柳牆花。雖穠豔不如真者。而一種冶蕩之態。幾使登徒子奔走恐後。故雖質鼎。生涯亦頗不惡。

祝文君徐娘半老。丰韻猶存。羅敷故自有夫也。及笄時隸旗人關煥章戲下。母有烟霞癖。衣服飲食。悉責諸文君。辛苦搆持。得以度日。而良人酣於飲博。以文君操神女術。倚之若錢樹子。福海里屋落成。文君乃結束出城。別聘林惜春爲副。惜春貌視文

君爲弱。而波俏過之。時烟禁未厲。文君恆以阿芙蓉膏嚮客。其母稚善煎熬。文君亦以工於上檜著。諺所謂黃鬆長者。居然無一不備。隱君子趨之若鶩。而文君得以小憩。每當錦衾角枕。相對一燈。情話纏綿。互談身世。未嘗不淚潄潄下也。惜春亦得其傳。旋爲少游後人所聘。文君無聊佗僚。聞曾一走析津。母也天只。夫也不良。三復此詩。爲之嗚咽。

瀟湘雲本江干女兒。以遇人不淑。再墮風塵。羞見舊姊妹。行故不之南而之北。湘雲身材窈窕。步武婀娜。已足令人傾倒。而雙趺之瘦。幾乎不盈三寸。喜於牙床錦帳間。學觀音盤膝坐。清談

媿媿。雖深宵略無倦色。笙琶絃管。遇知音輒爲一奏。否則雖百計勗之。亦微笑而已。粧樓佈置。尙與畫舫相似。其應酬欸洽。都不改桐巖妹舊態。細剝瓜仁排梵字。閒將瓊底印連環。其嬌憨尙能髣髴也。三爵未竣。頰渦已赭。小坐膝間。與趙飛燕之掌上舞。李香君之香扇墜。差堪鼎足。湘雲善伺人意。而不肯以色身事人。所儲巖東關五茄皮酒。及糟鱗醬肉之類。珍如禁臠。每留待入幕之賓。惜乎雲散星沈。徒留得窈妃一遇也。

飛青寄廬。自稱柳氏。欲於長三外別長一幟。奈瓜山地面。都有嫌其纏頭過鉅者。飛青偃旗息鼓。遂盤踞巫山絕頂。與一般登

徒子角藝。靡不退避三舍。第其人渾脫瀏亮。不可捉摸。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庶乎近之。初與濂溪後人相狎。凡几案牀榻之屬。皆咄嗟所辦。其寢室均仿西式。浴具溺具。陳列井井。左關書室一楹。中西紙筆咸備。架上列旁行斜上書數十冊。几後裝風琴一架。濂溪後人盛稱其通英法文字。客至則踏琴一曲。以代歌唱。實則一墮落女學生耳。當時少見多怪。青年子弟。甚有從學英法文者。飛青引爲面首。不止三十。迨濂溪後人覺悟。而飛青已腰纏萬貫矣。女學生冒裝應客。實始飛青。佛說罪過罪過。我亦云然。

紫荊花紫薇花兩姊妹。環肥燕瘦。並稱二難。或謂其自秦淮僦居。有卞玉京寇白門之風。余頗憾一角瓜山。不能頡頏板橋風景也。後紫薇花爲安定內翰所賞。鸚鵡鰈。雙宿雙飛。拊搗鉅金。願爲脫籍。識者嘲之曰。此眞紫薇花對紫薇郎矣。紫薇花豐若無骨。兩峯滑如酥酪。新涼浴罷。御輕紗一口鐘。向露臺迎風而坐。斯時凭肩一顧。輕撫冰肌。不自料幾生修到也。紫荊花盈盈三五。小鳥依人。別有一種風趣。卒爲僮買所佔。于思棄甲。鑿柄不諧。而假母利其多金。竟令鳳隨鴉去。幸有護花使者。曲爲解脫。始免於難。薇荊實維揚產。善製殺肉暨乾絲諸品。曾寄迹

桃葉渡頭五月。故傳聞遂有異辭。

月中仙本儀徵產。依其假母居大馬路某廣貨舖樓上。假母初與輿夫偶。攜月中仙至滬學髦兒戲。唱口瀏亮。臺步穩健。識者指爲後起之秀。時月中仙年甫十四。假母強令某伶爲之梳櫛。月中仙挾刃自誓。而某伶遽置藥於茶甌中。次晨即瘖不能聲。假母再慫恿至杭。落副叙籍。與范某善。范固粥粥而多金者。欲納之而措於假母。月中仙乃與假母約。賃居福海里。親自擇配。必以千金壽假母。而當筵一曲。聞者動容。並以雛姬月娥仙爲輔。瓜山之能以歌名者。月中仙亦分得一席。辛亥後見賞於某

少將。量珠購去。不止千金。月中仙悉脫簪珥。檢衣履。授與月娥仙。而隨某少將入魯。然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月中仙猶膾炙人口也。其姊花雲仙。染煙霞癖。洵是下驥。

高彩雲。副叙中之傲傲者。盛鬻天足。咳睡生風。未易才也。張織於大馬路樓上。問鼎者輒能顛倒之。遇投意。雖一斗一石。不醉否。并涓滴不肯入口。某警官偶與相狎。他人視爲榮遇。而彩雲索夜度資。殊急。瓜山流氓痞棍。輒以副叙爲魚肉。見彩雲均避之若浼。所惜中宵岑寂。每召面首。以供消遣。戰酣角酒。再接再厲。見茶疲者。每目笑之。而好花蹂躪。顛頓可憐矣。後爲影戲館。

主某所得攜歸山左。暮年卽殞。而瓜山尙稱爲強盜高彩雲。林金花與高彩雲相伯仲。而滑稽過之。林本蘇妓。已歸某公司買辦。與彩雲在金閶有一日雅。以進香天竺故。願道訪彩雲於瓜山。時彩雲有客曰羅某。方就粧閣進午膳。綺年玉貌。顧影自憐。彩雲以金花故交。邀與同席。詎料兩心叩叩。一見犀通。羅旣先行。林亦繼去。亨達利一席地。居然鸚鵡雙飛。誓海盟山。執鞭亦慕。羅本巨賈。不吝揮霍。林正樂而忘返。某買辦竟伴來相促。且函責彩雲倍至。彩雲知羅已屬林。遂爲林懸牌絕某買辦。而囑令相助。夕陽西下。一騎雙馳。滾滾向彙芳花園去者。則高彩

雲與林金花也。金花後又狎大豐鋪某夥。以獲於羅某者。爲之料量衣履。羅某旣絕。某夥亦力不能贍。金花一蹶不振。鬱鬱以終。衰草白楊。淒涼旅櫬。安得一二舊相識。爲之焚紙錢。澆麥飯也。

金珠年華風信。雅擅素女術。瓜山一人而已。初於永和里自闢香巢。而餘子碌碌。無甚當意者。乃與園人某相識。改花而葉。出所蓄購解語花四。遂移植於福海里。鬻歌侑酒。親作導師。卽牀第之間。亦均現身說法。酒闌燈地。雛鬟或不當客意。金珠必攬衣推枕。親自捉刀。無論老少妍媸。盡能饜其所望。凡隸金珠戲

下者強半能工內媚。而圍人於永甯街設廐肆。夏間酷熱。每挾客作彙芳遊。碧樹爲幃。綠茵作褥。此風之長。實始金珠。裙屐少年。墮其彀者夥頤矣。潁川太守稱金珠雞皮三少。不減夏姬。余謂此人妖也。圍人亦病消渴。復棄而眷一整容匠。今金珠已落。英墮溷。不復再上花枝矣。戲下有富湘玉。能傳其技。尙以副釵應客於大馬路。

緣香仙館。願身天足。與伶人廐卒伍。猶未暢所欲也。律師某眷之殊甚。稱爲肉屏風。而緣香每對人談三戰三北狀。恬不知恥。某師律漸聞其穢。不復作瓜山游。緣香乃狎一餘杭醫生。法灸

神針。無間晝夜。於是亂頭粗服。甘爲醫生作竈下婢。舊時相識。咸望望如路人。甚至質珥典釵。供其衣食。姊妹行莫喻其故。以爲屠刀放下。從此立地成佛。詎醫生文園消渴。竟天天年。綠香窮無所歸。再爲馮婦。生張熟魏。應接不遑。蓋至此已厚。烏長袍。改作八旗裝束矣。酒餘淚下。爲述醫生種種異人處。聞者每嗤其慙。實亦彼中人自畫供狀也。辛亥之役。與沈香閣等連鑣並轡。騰趨歡場。未及期年。獵貲甚鉅。終以年華老大。自願解脫樊籠。偃蹇不諧。奄奄成疾。次年乃隨一好身手健兒渡江。殆有情人已成眷屬歟。

陳瑞雲有姊妹四。瑞雲其翹楚也。雖居二馬路側。而門前車馬絡繹不絕。瑞雲穠纖合度。修短適宜。且略解文墨。能染翰成小簡。某書家笑其春蛇秋蚓。是真責寺人以髻矣。性好靜默。暇輒調絃理曲。客來於寒暄外。不多置詞。若欲挑以游詞。冀親薈澤。則報以笑。靨姍姍而去。其合意者。或互相嘲謔。亦不峻拒。惟擇客苛而索資鉅。寒儉陋劣者。均爲設解脫。以故輕薄兒積怨殊夥。而對於所眷。則郵筒往復。殆無虛日。甚或以德律風通消息。某少年與有白頭之誓。假其粧閣。開筵宴客。徧召福海永和諸姬。俏酒爲副釵。一吐氣。知者均豔其遇。惜滄桑小變。人月不圓。

某團總竟嗾偉人縱其部下。橫加蹂躪。修怨者復掠其所有。不得已奔入城中。別結香巢。已非復從前意氣矣。某少年曾作夢雲詞以自懺。

事蹟

警備隊統領董某。駐兵瓜山。暇輒往來北里。借破岑寂。眷福海里金墨蘭。時墨蘭已老大矣。墨蘭有假妹曰小蘭。蓋與延陵篤好時。思隨以爲媵者。延陵既他娶。墨蘭遂移情於董。董雖武夫。而頗惓惓國事。每謂墨蘭曰。吾若解甲歸農。必攜汝俱返。今則彌天烽火。壯士正宜枕戈。一戀溫柔鄉。則髀肉復生矣。蓋斯時

贛甯之亂未已也。俄而調防勦匪。竟殞於陣。招魂設祭。墨蘭率小蘭素衣往弔。慟哭極衷。時人美之。世但傳北京小鳳仙哭蔡松坡事。孰知墨蘭已先開其例哉。

楓涇某鉅室。暮年僅一穉子。年十四矣。以進香天竺。鼓輪至杭。禮佛歸來。挈眷觀劇。時副釵小金鋼甫破瓜。碌碌鮮當意者。於劇座覩鉅室子。粉裝玉琢。秀色可餐。不覺怦怦心動。乘其下樓。遊戲躡隨其後。誘匿粧閣數月。愛之如掌上珍。鉅室以子一去不歸。徧加搜索。竟無消息。鳴捕登報。仍是足音登然。時小金鋼有姊爲妓傭。見某子亦悅之。遂爲小金鋼所詬。鼓鐘於宮。聲聞

於外。而小金鋼縲縛行矣。某子以斲喪太過。卒不能人。小金鋼後祇驅逐出界結案。

天仙茶園有女伶曰龍翔。與草上仙草上飛鼎足而立。龍翔以鬚生冠。一時臺步唱工。見者無不稱許。當其烏靴皂帶。搖曳而前。躍躍鬚眉。異常穩健。而不知秋蓮兩瓣。實瘦削不盈一握也。龍眠李公子。雅善顧曲。與天仙園主亦素稔。偶於場後見龍翔。妝束輒爲心醉。於是暮來朝往。殆無虛夕。龍翔出必追蹤至。龍翔報以一笑。兩情遂從此繾綣。漸趨趨入龍翔寓樓。新繡紅羅。恣爲飲具。適龍翔受聘赴漢。先一夕李已相待於滬。此後烏鷄。

魚鰈雙宿雙飛。而李亦粉墨登場。不復問家山何處矣。李父本權篆觀察。深以爲諱。國變後猶見李與龍翔於某劇場。

沈蘭雲本一中駟。年亦過番信矣。然雅善修飾。尙不爲白袷少年所屏。惟自顧色衰愛弛。負債纍纍。所謂見人歡笑背人愁者。庶乎近之。某夕困於紅友。擁髻而臥。忽夢一皂甲人首頂石磨。揭帳趨蘭雲枕畔。曰。明午有佳客至。勿失之。汝終身受用在此矣。醒而異之。亦不告諸姊妹。行屆時但嚴粧相待。果於晝餐後來一老者。布衣青襪。攜一小童負錢搭。諸姊妹盥櫛未竟。且惡其寒儉。闌雲獨邀諸妝閣。爲之橫陳一榻。低言詢其家世。老者

但唯唯否否。日將晡。傳呼備雙檯請客。主人難之。蘭雲獨以身任。俄而衆賓咸集。均蒼髯白髮。無一服羅綺者。諸姊妹雖照常應局。小坐即行。蘭雲周旋其間。耳熱酒酣。莊諧並作。席散則留髡而送客矣。一宵歡愛。百世因緣。蓋老者固吳中某侍郎。至杭州謀納簾室者。羣客皆其親故。相約遊湖。次晨即以八百金畀蘭雲。囑償夙欠。且謂料量衣飾。攜返金閫。蘭雲深感夢神。出資塑像。祠於拱宸橋西。至今北里諸姬。尙有紛紛羅拜者。

光緒之季。浙江援例。開辦彩票。其中有正票。有副票。院委萬觀察（福康）理其事。月於天仙茶園戲臺爲開彩地。一時風尙舉。

國皆狂。有司搖球之沈姓者。本塘棲人。眷一副釵曰紅菊花。形影相依。廝守粧閣。飲必合盞。食必同牢。鵠母以其屢欠夜度資。也將下逐客令。紅菊花與沈議。囑其於開彩時設法舞弊。冀獵鉅款。沈乃謹如其教。乃購六千六百十六號全張。以爲操券可得也。詎屆時沈忽患腹疾。沈乃商諸同事。許其事成瓜分。及揭曉果中二彩。沈共得五千金。以二千金酬同事。以五百金爲紅菊花脫籍。夜闌人靜。一夢黑甜。曉起揭幃。紅菊花早挾款他往矣。蓋紅菊花爲苧蘿村人。羅敷本自有夫。屈志下交。佯爲親愛。正欲使沈弄此手段。迨所求旣得。早已攜手渡江。沈旣人財兩

失事亦漸泄於外。萬遂沈而罪其同事者。此後瓜山遂不復見沈。

陳沙彌本一輿夫。隨地痞流氓游。得與城內龜鵠爲伍。拱宸開埠。設萬家春菜館以作標識。適埠辦商團。推沙彌總其事。諛之者稱曰老爺。沙彌顧而樂之。然性極冶蕩。至老尤篤。埠上二三等娼寮。又無不稱曰乾爺。偶遇鬪毆賭博事。皆懇沙彌爲之排解。春風一度。即作酬貲。娼寮亦以爲便也。華亭沈思齊大令（維賢）攝仁和縣篆。聞其事。飛籤提案。遽笞臀千。沙彌叩問何罪。沈曰。我打老爺二字。從此沙彌稍稍斂迹。而若輩猶沿呼陳

老爺不置。

拱埠開通汽車以後。往來便利。即諸姬亦常川入城。有客偕行。或於清和坊一帶。翦衣料。權飾物。否則蹀躞於城站及新市場。比肩觀劇。接膝舉觴。意甚適。氣甚豪也。若諸姊妹挈伴偕行。均借城站迎軒茶社及武林第一樓爲憩息所。粉白黛綠。搔首弄姿。以至熟魏生張。一時翔集。有攜之俱返粧樓者。有假旅館爲陽臺者。此中風味。惟個中人自能領會。然此輩均中駟以下。若自高聲價者。未肯相隨。逐逐亦等差之。未可混視者。至北風鬻粟。則相率入城。僦屋一廛。朝雲暮雨。夫亦偷渡年關而已。

附錄

昔人詩云。枇杷花下閉門居。又云。柳色深藏蘇小家。曰閉曰藏。宜其葳蕤自守。靜待知音。今固良媒自銜矣。杭州城內。俗所謂私窠子者。向聚於羊市街板兒巷郭通園火把弄安樂橋一帶。此外如狗毛灘羊血弄染坊弄靈壽寺巷。閒亦有之。始則小家碧玉。藉贍身家。拱埠旣開。漸漬者日復一日。其中如大名鼎鼎之夏老太婆。蕭老太婆。茅舍竹籬。泥鑪土炕。遂令襄王神女。眞個魂銷。而卓女當壚。樵青煎茗。紛紛媒介。觀者戰然。次第書之。亦足爲魑魅魍魎之窮形盡相歟。

九花娘本胡姓。初居興忠巷。未之奇也。因與某律師相稔。始稍稍知其名。盛鬻豐容。極善修飾。而一場雀戲。卽許眞個銷魂。商界中人猶趨之若鶩。會某律師生計漸窘。有求於九花娘。九花娘不勝其黦。始摒擋來滬。設碰和臺於牯嶺路。旋更名情靜。隸民利里某寮。

蓮英與阿毛並旗產。蓮英父爲文右卿協領廐卒。阿毛父則馬甲也。國變後。貧無聊賴。迫而爲此。阿毛貌不甚颯。而冶蕩性成。善伺人意。遂見賞於偉人許某。納爲窻室。蓮英蠲脂除粉。樸素無華。雖辱在淤泥。尙思作蓮花自拔。無如風塵顛顛。知己難逢。

至滬後一變方鍼。騰越而爲花國總理。又墮入阿芙蓉劫。貌乃漸瘠。祇以金珠白銜而已。未幾爲人所算。卒罹慘變。或有麝煎象焚之感歟。阿毛嫁未期年。許遂中殞。現尙在新市場一帶。作求牡之雉云。

丁桂英本越產。先居城內火把弄。繼乃遷至染坊弄。與延陵公子最狎。善烹調。魚鱠肉糜。咄嗟可辦。三爵以後。媚態橫生。亦尤物也。身姪而嬌小。貌祇中人。嘗由滬上負債歸。有二女傭爲守車。過禾城。丁竟脫絆而去。此後從一越人某。而杭城遂無丁之蹤迹矣。

錢素蘭由火藥局弄遷黃衙弄。徐侍御力加提倡。其門如市。警察廳雖在咫尺。未敢過問也。素蘭有嫗有婢。陳設與宦家相埒。部下義女以數十計。環肥燕瘦。裝爲百美圖。隨客自擇。飛輿一去。姍姍其來。曲室洞房。椒蘭四溢。尤聯絡機關中人。故數年未曾破案。嗣因與某督察員有隙。不動聲色。一網打盡。素蘭乃樹幟於上海之清和坊。

阿彌旣蕩且妬。曾隸王乾娘戲下。離衣食奔走。而面首不止三十。然劇場酒肆。固無日不見阿彌來往也。城站暨新市場各旅社。其茶房皆與阿彌善。有客宿宿。阿彌恒爲夜度娘。且其手帕

交極多。亦能爲他客媒介。警署惡其行。將加以禁錮。乃隻身竄滬。亦設碰和臺於鴻興里。久始修飾衣履。與九花娘比屋而處。今已徐娘半老矣。

小腳阿四。舊貨阿二。皆下驪也。或謂均善素女術。遇者或戀戀不肯捨。阿四眷某公子。杭城傳爲笑柄。而同業咸受其影響。阿二本住郭通園。亦走滬設碰和臺。生涯鼎盛。而夫也不良。亦可憐矣。高阿四與阿二俱。仍往來杭滬間。而大名鼎鼎之賽晴雯。又奪得阿四一席。滬上禁止淫業。若輩同將銷滅。但不知杭城污濁。何時得掃而清之也。噫。

杭遊小志
瓜山豔綴

五六

杭遊小志四種

三衢柔介輯

新武林市肆吟上

丁修甫內翰著武林市肆吟百首。蓋猶在光宣之交也。滄桑既變。商戰益劇。而增華踵事。或月異而歲不同。過杭州城站暨新市場。竊歎憧憧往來。無非徵逐。而茶寮酒肆。旅館劇場。靡不滿。阮滿谷。豈真藏富於民。開此昇平景象耶。柔介不敏。僑杭十年。所見所聞所傳聞。萃而揭櫟。以作風謠之採。名曰新武林市肆吟。亦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而已。

其一

塔兒巷許薦橋吳世業鹽商國課輸甲號取銷軍府盛愈聞稽核愈糊塗（鹽）

浙鹽兼銷江南向有四所甲商塔兒巷許貫之（慶曾）薦橋直街吳汾伯（敬儀）兩副榜任甲商事最久嗣後漸爲湖人所得沈協軒再軒周湘舫蔣夢蘋皆甲商也國變後夢蘋任浙軍鹽政局長後以鹽權外屬於運使署外別立稽核所而甲商久罷矣鹽糊塗杭諺也

其二

公。正。難。逢。孫。雨。泉。鳳。翔。三。善。亦。潛。然。秀。才。總。理。商。家。事。王。六。先。生。舊。澤。延。典。

杭州典業。向有公正之名。舉保大典孫雨泉充之。雨泉歿後。其子子梅。雖承是乏。而保大已凌替矣。三善典爲杭州善堂。存歛機關。丁松生徵君（丙）經理其事。囑餘杭盛鳳翔總管。三善鳳翔亦歿。三善尙揜拄其間。王六先生者。胡商雪巖時。管典者也。杭州總商會前總理王湘泉。即王六先生後人。充典業董事。實則湘泉一仁和學生員而已。

其三

創辦銀行已十年。官商競進。各紛然。虎臣辭職。忽忽去。贏得諸人說殖邊（銀行）。

杭州創辦銀行。自興業始。當時主其事者。爲胡藻青。沈新三。是爲鐵路機關。發行鈔票。頗稱發達。大清銀行。猶未成立也。國變後。大清改爲地方實業銀行。別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爲官辦。華孚銀行。道一銀行等。爲商辦。官行限制商行。不發鈔票。殖邊因之擱淺。行長謝虎臣辭職先去。而行亦閉歇矣。

其四

鼎陸壽。王慶餘。沈三莊。並閉。駭人聞。維持錢業。張韓力。愧煞。乱。

壇。潘。赤。文。（錢莊）

錢莊營業與銀行似同而實異。光緒之季。以鼎記壽豐慶餘三莊爲盛。蓋皆爲各縣轉解錢漕也。清和坊巷鼎記爲陸紳點青所創。閱年最久。同巷慶餘爲里唐巷沈紳業。新宮橋壽豐爲清吟巷王紳業。壽豐經理虧負先閉。慶餘次之。鼎記更次之。其時杭市震動。由大井巷開泰莊張芝軒。清和坊晉泰莊韓淦堂。出而維持。乃得少定。壽慶兩經理。忽焉沒矣。鼎記經理潘赤文。現尙附名慈善界中。日在金波橋同善集扶乩。

其五

乾源。燦爛。信源。奢金碧樓臺。競物華珠寶巷。中間門第里人。猶指解元家（金舖）

杭州金珠舖。以吳祥源招牌爲最老。信源固後起。乾源改彙源爲之。尤在後也。近於上珠寶巷口高築三層洋房。仿上海楊慶和方九霞式。互相爭競。洵爲美觀。吳祥源停歇久矣。其後人宜齋解元（敦義）本居珠寶巷店後餘屋。嗣乃移居下皮市四眼井。

其六

湖縐。窳縐。一顧空緯成。出品獨爭雄。誰家熟貨。誰生貨。輸與謀。

先太史公（綢）

杭縣綢業有生貨熟貨之分。自鐵機盛行。朱謀先太史（光燾）組股設緯成織廠。生涯鼎盛。太史固以茂才留學日本。染織科畢業。廷試特賞翰林者也。

其七

不辨肥絲與細絲。洋莊擱淺幾多時。仗他董事周梅老。多少金融一手支（絲）

絲行均在艮山門。向推錢士美。今洋莊一落千丈。折閱者過半矣。董事周梅老年至八十。獨持絲業。每年猶有出品什分

之二三。

其八

人。和。宏。裕。競。相。譁。仁。大。還。輸。義。泰。奢。誰。是。登。科。誰。革。命。雙。陳。巷。
裏。問。高。家。〔布〕

高仁大在聯橋直街。高義泰在三元坊。皆雙陳巷高氏業。高氏素讀書。如仲瀛觀察。白叔內翰。皆舉於鄉。其後欣木彩樅。兩孝廉。亦次第獲雋。惟子白上將。倡言革命。爲民國偉人。志趣固各不同也。布業以高氏最盛。人和宏裕。存者寥寥。元利一元。尙可伯仲。

其九

西府徒傳染局名。外洋顏料色全。更改良營業招牌。老菜市橋邊。壽萼卿（染業）。

杭州織造設西府染局於行宮河下。今已廢矣。壽萼鄉爲染業董事。曾經出洋考察。榜其肆曰改良老店。人皆羨之。

其十

茶市金華最占。先估帆直下泊江邊。城中第一翁。隆盛龍井明。前又雨前。

茶商皆皖人。由金華而下。捆載至錢塘江。江滙均茶棧。有公

所有會館營業極盛。城內皆茶葉店。招牌以清河坊翁隆盛最老。永春鼎春均後塵也。杭州產茶在西湖龍井。清明前所采稱明前。穀雨前所采稱雨前。

其十一

紛。紜。夜。市。北。關。門。茶。肆。招。要。問。貨。源。濫。說。年。荒。諸。米。貴。是。誰。擡。價。是。誰。屯。米。

杭州米市在北關門外。珠兒潭一帶。米船到墅。先行看貨。開斛。米董某專事屯積。藉口以貨少擡價。城內米商相應。故至。至尙有漲無落。某董浙之蕭山人。

其十二

葉家種德張同泰後起居然讓慶餘鼎鼎生涯分上海須知名下本無虛（藥）

葉種德在望江門直街張同泰在孩兒巷口百餘年老藥鋪也慶餘堂在大井巷爲胡雪巖氏所創膠丹丸散下至飲片均能突過葉張人都趨之胡敗乃質此肆於滿洲文某而歲收其招牌租辛亥國變爲黠賈攘得瓜分其利迨文某後人控訴已無及矣現更分設上海後馬路

其十三

杭遊小志 新武林市肆吟上

鹿茸官燕且休論參業而今數益元記否當年毛四老得標三萬說財源(參燕)

望仙橋河下益元參號同業翹楚也橋南北業參者光緒中葉盛行呂宋白鴿標有毛四老營業失敗屢上移臺至歲暮債戶紛呶無可爲計乃以三元購標半張揭曉果中頭彩計墨洋三萬元毛始復振今猶有羨其遇者

其十四

太息秋曹馮令之志淵博得一官遲裕和業董聰明甚半管衣裳半管醫(估衣)

馮令之主政（巽占）乃翁爲估衣業領袖。陶志淵明經（鑄）
乃翁亦同是業。今俱物故矣。衣董推嚴雲樵。現設裕和提莊
於焦棋杆。雲樵好談醫。同業稱爲嚴大先生。或曰嚴闔同音。
未審是否此意。

其十五

惟和畢。竟讓春和調劑。鹽梅相業。多別有薦橋。景陽觀。酸甜苦
辣。近如何（醬園）

江干春和醬園。本仁和王文勤公業。以雙插瓜得名。鬧市口
惟和踵之。亦足相埒。龍舌嘴乾發。亦可口也。景陽觀在薦橋。

豐禾巷口爲壽達卿所創。全仿上海紫陽觀之狀。於醬園別開生面。糟醉及醃諸品。頗足奪一重席。

其十六

南貨。今推徐德昌頭銜。壓倒裕和方長君。入直軍機處。次子煌。煌水部郎（南貨）

徐德昌南貨店。一在菜市橋。一在貫橋。主人徐某。有二子。長宗溥。以舉人爲軍機處章京。次宗源。以進士爲工部主事。較之方裕和。僅有孝廉隱居不仕。相去遠矣。然德昌各貨。實勝胡恆昌諸家。

其十七

醃臘。馳名。是萬隆家鄉肉。味不相同。何家副貢遺傳。性羸得人呼。大小龔。醃臘。

清何坊拐角萬隆醃臘店。係何少春明經所創。少春耳龔。今其子亦龔。然營業發達。家鄉肉分設上海。購者極盛。

其十八

麋貂銀鼠與玄狐青種羊皮。細似珠。保佑坊前開市。早吉林販客記徐胡（皮貨）。

保佑坊爲皮貨肆聚集所。五六月間例須歇夏。至八月復開。

吉林販皮客徐三胡九均以鉅貨獲利。近年膝貂銀鼠玄狐青珠價超倍蓰。據稱東三省森林斬伐。獸無穴藏之所。此後當不復有生殖者。

其十九

古甌。錫器。古禾銅一式。妝奩。滿浙中。刻畫雕鎔。翻舊樣。鄭家寶。泰最精工。(銅錫)

保佑坊鄭寶泰銅錫。爲杭州冠。四鄉購買妝奩者。門常如市。主人鄭午橋已遺傳此業四世矣。

其二十

石庫牆門福裕油議員新選仲達周桐麻豆菜花生品古巷須從九曲兜（油）

九曲巷福裕油行。本周姓所創。周固晉義錢莊經手也。仲子仲達名學宏。前補充衆議院議員。聞所費在二萬元以上。近尙奔走滇粵。風塵憔悴。我見猶憐。

其二十一

壽板江干正泰和萃源諸舖亦巍巍徽班木僮陶情處。只在招牌船上多（木）

正泰和爲江干板木行翹楚。王萃源等次之。木板來自徽衢。

一帶商人挾貲數千里。博此微利。每爲招牌船中人所攫。招牌船卽九姓漁船。婦女係多桐巖人。

其二十二

最難選料與鳩工。官巷西偏鄭遇豐。壽板本來宜鐵。老圓心叉板有誰同（壽板）。

官巷西柵鄭阿福。以善劇壽板。爲同業推重。在設肆曰遇豐。凡有倉猝購材者。能減其值。來購者必以酒食爲酬。現同業都有效之者。

其二十三

城頭巷裏壽祥和陳設檀梨品物羅近日粧奩半歐式妝臺鏡架不須多（木器）

城頭巷壽祥和木器店之最老者閱三世矣主人壽萸侯茂才曾宦於蘇有父執爲司會計粧奩陳設能開風氣之先支配停勻價平貨美他家弗及也

其二十四

紛紛顏料運西洋歐戰頻年價更昂長袖本來稱善舞慶春橋堦聚源昌（顏料）

聚源昌顏料鋪爲朱梅先太史先人遺業其兄仁齋茂才（

光煦。善經營。歲有贏餘。比年歐戰。貨少。獲利尤鉅。慶春橋即菜市橋。以近慶春門得名。

其二十五

靴兒河。下間陳家。景德新瓷。見者誇聞。說主人頗祖業。樛藉以外。又煙霞（磁業）。

陳氏碗店。一在靴兒河下。一在保佑坊。少主泰和。有誘其博者。有誘其吸雅片者。不十年而業罄。店亦輾轉。讓人。惟營業之盛如故。

其二十六

莫。釐。峯。下。舊。家。鄉。占。得。西。湖。葛。蔭。莊。聞。說。蘇。州。好。茶。食。齏。香。那。
許。比。頤。香。（茶食）

薦橋頤香齋蘇式茶食。爲洞庭葛氏所設。葛氏極饒裕。於西
湖建葛蔭山莊。以資遊憩。頤香年獲鉅利。甯式諸家。均不足
與抗。鼓樓灣齏香齋。竊其緒餘。生涯亦自不惡。

其二十七

匱。鏡。玻。璃。石。與。銅。誇。多。鬪。靡。暮。歐。風。年。來。抵。制。東。瀛。貨。舊。店。還。
談。怡。順。隆。（洋貨）

怡順隆洋廣貨店。在清河坊大街。回回堂亦有分店。此招牌

最老也。自恒達利閉。而滑頭店充斥市面。

其二十八

竈突高騰萬戶烟。炭船過後又柴船。水登橋堍王純甫董事當年說認捐（柴炭）

柴炭由上江而下。分運入城。王純甫明經（仁溥）曾包嚴東關以下柴炭認捐。並由該業舉爲董事。今已物化矣。水登橋在江干。純甫曾家於此。

其二十九

柳通裕號招牌老門市皮箱包退還帽盒鞭包花樣備牛皮第

一。選。臺。灣。(皮箱)

回。回。堂。柳。通。裕。爲。皮。箱。店。之。冠。主。人。甬。籍。經。營。數。十。載。凡。稱。柳。大。裕。柳。福。裕。皆。冒。牌。也。製。箱。之。皮。以。臺。灣。最。佳。惜。淪。入。日。本。價。貴。於。前。倍。蓰。

其三十

一。算。油。機。(扇)

莫。談。扇。子。老。芳。風。舒。氏。青。蓮。製。更。工。賽。會。金。牌。兼。獎。品。本。來。第。

杭。州。以。扇。出。名。芳。風。之。衰。久。矣。舒。青。蓮。本。紹。產。以。油。紙。機。扇。小。販。渡。江。價。實。貨。真。爲。時。所。重。嗣。設。肆。太。平。坊。賽。會。屢。獲。頭。

等獎。惜其子子周早歿。仲子亦周。不能續承父業。聞已移屬他姓矣。

其三十一

印法精良。墨色勻。武林興業。若比鄰。詰經爛石。畱題記鼻祖。無忘姜子仁（印刷）

杭州石印事業。近有武林興業兩局。然創始者實姜子仁茂才之竹簡齋。子仁在光緒十五六年間。已善斯術。因諳西學。故爲潘嶧琴文宗所賞。得嵩一衿。俞曲園太史作詰經精舍題記。子仁爲爛石成字。今尙嵌於壁。嗣以石印二十四史。爲

富者所扼而歿。鄒景叔貢士（壽祺）之史學齋。尙在姜後十年。

其三十二

木版。誰談退補齋。中華商務兩招牌。問經舊籍猶存否。指點清和坊。大街（書肆）

永康胡氏創退補齋書莊於上珠寶巷。所刻木版十三經。爲家塾讀本。紙張厚重。印刷精良。自科舉旣停。無人問鼎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分局。均在清和坊保佑坊之間。所售無非教科書小說之類。收買舊籍者。僅問經堂。本夏孝廉（鍾

澹）所設現已歸書賈周竹齋。竹齋爲竹簡齋。姜子仁茂才之徒。故其人尙彬彬儒雅云。

其三十三

環雲舊閣已他遷。虛白誰家搗蠟箋。幸草道人話陳迹。每過勻碧尙潛然（箋）

許氏虛白齋向以臘箋名。設忠清巷中。繼之者爲環雲閣。今已遷薦橋大街。迴不逮昔矣。保佑坊勻碧齋製箋特佳。楊雪漁太史（文瑩）凡書楹帖必用勻碧紙。名幸草箋。因太史別署幸草道人也。陸勉儕太史（懋勳）所組浣花齋亦不亞勻

碧。

其三十四

開泰吳兼仁泰何翩翩子弟半登科漫談白貨兼黃貨湖墅來
船泊岸多（紙）

城中紙業首推保佑坊開泰鼓樓外仁泰開泰主人吳梅先
（錫銜）仁泰主人何季宣（春彬）均丁酉舉人紙有白貨黃
貨之別來自上江衢州逕達湖墅紙行自洋紙盛行紙業不
無少衰矣。

其三十五

粲花室內紫羊毫加倍脩工善運刀可惜蘭花凋謝甚邵家舊種壓同曹(筆)

三元坊粲花室湖穎爲邵氏芝巖所創芝巖好蘭花春初開會賭賽今其子小巖亦物故矣粲花室仍在也方維賢董燮堂均不能及

其三十六

詹氏徽州善製煤輕膠重杵不凡材而今太息天然墨蘸水黏毫塌不開(墨)

詹公五詹達二皆徽州人善製墨設肆於杭百餘年矣近來

多用洋煤。墨價益貴。天然墨尤膠凍不適用。惟學校學生欲省磨墨力。強半購此。

其三十七

名家筆墨。又裝潢學古齋。開保佑坊。足挺闊。鑲漿不凍。當年妙手說槐堂。(標家)

鹽橋虛白齋。裝池外。應推保佑坊。學古齋。主人槐堂。逸其姓。善標名人字畫。後以販鬻骨董致富。今其徒衆。尙沿槐堂舊法。

其三十八

書畫金銀玉石瓷巷稱元福店支持洋莊不動生涯冷閒煞回
回陶胖兒(古玩)

陶胖兒清真教中人。設骨董肆於元福巷。善作投機洋莊事
業。凡梅花碑各骨董肆。皆須就教於陶。陶身材矮而體肥。故
有此稱。

其三十九

印社西冷溯舊談龍泓浙派重東南鐫金刻石王維季勒碣刊
碑葉品三(篆刻)

西冷印社在西湖栢堂竹閣閣本吳石潛葉品三王維季丁

輔之諸人所組。今石潛下世。社友強半星散。在杭者祇葉品三而已。

其四十

羊壩頭開全浙報。是非曲直判公評。恕皆遠去辛齋老。白髮蕭然馬緒卿。(報館)

全浙公報館在羊壩頭。杭州報館之最早者。主筆馬緒卿。明經(湯楹)在館二十年矣。初杭州危言報主筆費恕皆孝廉。白話新報主筆杭辛齋徵君。與馬鼎足。今兩館均已停歇。公報館外。現尙有浙江民報之江日報。兩浙日報諸報館云。

其四十一

羽。纓。擷。緯。久。儲。藏。小。帽。瓜。皮。未。改。裝。童。帽。女。兜。問。時。式。招。牌。兩。
字。記。天。章。帽。

天章帽莊在多福弄口。爲杭州帽莊冠。其名與上海馬敦和
相並。楊天源等均在其次。

其四十二

步。雲。舊。日。談。科。第。爵。祿。程。家。突。過。之。男。女。靴。鞣。推。第。一。南。京。緞。
子。港。紅。皮。鞣。鞣。

馬步雲鞋店。在小粉牆。主人馬主政（文華）以科第起家。

其孫名叙倫者。今尙執教鞭於北京大學。步雲消歇。則以羊壩頭爵祿最著。主人程氏。三代五舉人。可稱極盛。鋪中貨真價實。鄉曲皆遠道來購。太平坊邊福茂。尙能與之伯仲。彼徒飾外觀者。風斯下矣。

其四十三

清。水。包。頭。說。縐。紗。宋。家。以。外。又。楊。家。翰。卿。革。命。今。奔。走。不。及。耕。雲。老。副。車。〔縐紗〕

縐紗包頭。咸同以前女飾也。光宣間最著者爲衆安橋宋姓。保佑坊楊姓。宋翰卿從知恥社諸人遊。現爲縣議員。楊耕雲。

明經（德溥）以癸卯副貢之殿。藉書畫自給。頗能邀時流欣賞。

其四十四

蘇繡中。衰湘繡興。輸他霞蔚。與雲蒸。馳名上。灑談何易。石庫雙門。張允升（線）

張允升馳名絲線。約數十年。然數易主矣。初有朱姓者承其業。易張爲朱。顧者裹足。急易張而門仍如市。近來並售女鞋。梳具。店儈好與土娼狎。營業雖盛。衰各異。而杭城實無出其右。

其四十五

翩翩姊妹燦成行。組織從容熨貼忙。人面桃花依舊否。塔兒巷裏問華昌。(襪廠)

襪廠創於華昌。向在祖廟巷。後遷塔兒巷。繼此者接踵而起。襪工皆婦女。聞汽聲出入。頗見發達。

其四十六

香料玫瑰物品多。鳳春宮粉創寧波。孔家一姓無他系。綽楔文魁乙酉科。(粉)

清河坊拐角孔鳳春。爲寧波人所創。分北棧於官巷口。即遠

道鄉曲亦馳其名。棧在上后市街。入門有文魁匾。署光緒乙酉科舉人孔繼昌立。按繼昌字奎甫。杭州錢塘人。

其四十七

燕支山色最鮮妍。走馬長安問少年。記取孫家老源茂。紫金觀巷薛衙前。(胭脂)

孫源茂胭脂作。本屬厖才太史(智敏)家。太史之父耀先孝廉(禮煜)時。已寢衰矣。現以洋貨充斥。益不如前。尙由碩甫明經(禮榮)主持。故牌號未改。

其四十六

杭州。翦。比。并。州。好。門。對。吳。山。第一。泉。何。物。南。陽。工。影。射。邵。家。遺。產。未。全。蠲。○（翦刀）

大井巷翦刀店。以緊對大井之張小全爲最。邇來均指近記誤也。店屋本邵伯綱太史（章）先人遺產。吏蠹葉麗生造契影射。太史時爲諸生。涉訟經年。始行理楚。

其四十九

王老娘沿南宋稱篔梳。佳製重蘭陵。而今後起偏稱秀。保佑坊前鍾聚興（篔梳）

王老娘篔梳。徒有其名。實皆常州產也。保佑坊鍾聚興。能仿

其製價值亦廉。至今猶存。惜屢遭家難。資斧蕩然矣。

其五十

恒豐。畢竟不搯。持陳圃蟠桃熟已遲。記取清河坊拐角大昌。宓氏已三支（菸）。

烟業以宓大昌爲最。開設清河坊拐角小井巷口恒豐。亦堪伯仲。其分店曰陳四豐。在保佑坊。兼售陳圃蟠桃。陳氏主人爲瑤圃侍郎四介弟。圃亦陳氏所關。嗣因營業損失。恒豐遂歇。而四豐亦屬他氏矣。宓大昌至今尙在。然以房族爭鬭。別開宓家昌。宓世昌於杭滬。

杭遊小志四種

三衢柔父輯

新武林市肆吟下

其五十一

不。須。重。問。十。三。科。留。學。歸。來。畢。業。多。病。院。巍。峨。連。校。舍。里。人。猶。說。運。司。河。（醫家）

杭州中醫。若沈少珊王香巖邵筱棠輩。皆中駟也。國變以後。東醫韓清泉借運署爲浙江病院。並附學校於內。此外病院林立。醫局紛起。中醫減色多矣。至今中醫之盛。當推佑聖觀。

巷李雲年。

其五十二

法政三年畢業。時民刑條律。問誰知幾多。書記稱幫手。贏得頭銜。大律師（律師）。

法政官私兩校。先後十餘載。畢業甚衆。閒居無事。強半註冊。充大律師。懸牌於門。曰某某大律師事務所。然優勝者爲金阮諸人所得。求爲胡孫一流。且不易易。故有終歲無問津者。可喟也。

其五十三

丸散膠丹色色新鹿芝館是廣東人李曾多少親題額兩字商標號屈臣（西藥）

屈臣氏藥房在保佑坊李傅相曾襲侯各贈以額貨真價實知者寶之次則高銀巷口鹿芝館亦著成效陳列所辦香廬來海上之風乃從此傳染

其五十四

毛源昌與石君卿也貴玻璃賤水晶畢竟輸他亨達利高銀巷口電光明（眼鏡）

杭州眼鏡店以石君卿最古次則毛源昌自高銀巷口開設

亨達利全仿上海托力克玻璃辦法。電燈燦爛。士女如雲。石毛兩家降格相從。仍不能與之頡頏。

其五十五

輝煌。手表。競飛。霞鐘。式翻新。不厭華。減價。招呼。兼贈。彩盈盈。忙煞。女兒。家（鐘表）

鐘表店亦以高銀巷口亨達利爲盛。今則森然羅列矣。減價贈彩。時有所聞。時髦婦女競尙手表。亦妝飾之翻新者。

其五十六

姚程趙孟幾家佳。承攬婚喪事。事皆紮得綵亭。置章服。不堪重。

問。舊。銜。牌。(綵結)

綵結行爲婚喪賃器之所。向分仁和錢塘縣界。各辦各差。各執各業。以姚程趙孟四姓爲鉅。程有拜賡茂才(颺)爲該業領袖。近屬姚趙兩家矣。國變後不用清國銜牌。多有於彩亭中置嘉禾文虎章。以爲榮者。

其五十七

四。豐。僅。贖。寶。豐。徐。貫。價。雖。增。業。不。如。喬。梓。軍。機。本。難。得。五。奎。弄。口。郭。家。廬。(貫器)

杭州有素儀店四。凡官廳喪務。均需辦差。至帝后哭臨。厥用

尤鉅。粵燹前四豐交峙。近惟崔佳巷徐寶豐矣。箭道巷五奎
弄口郭少藍觀察家亦占一部分。觀察通籍。以軍機章京出
任是秩。其叔子名相倫者。又考取章京佳話也。

其五十八

金絲紅緞繡花新冠。而。今。迹。已。陳。一。幅。面。紗。雙。眼。鏡。攙。扶。點。
綴。果。停。勻。(頭冕)

杭州喜娘。俗稱攙扶阿奶。從前新娘均用鳳冠霞帔。國變後
易以紅緞繡花衣裙。業此者爲頭冕店。由喜娘往稅。給以稅
價。近更爲新娘備面紗眼鏡矣。喜娘各有主顧。不能淆亂。然

年。輕。貌。雋。者。往。往。爲。鬧。房。諸。客。所。窘。

其五十九

肥。瘦。妍。媸。四。壁。存。雪。泥。鴻。爪。尙。留。痕。朝。來。迎。日。宵。來。電。豔。說。西。湖。二。我。軒。(照。相)

杭州照相始於吳山之謝容成。嗣以西湖二我軒獨樹一幟。主人余寅初雅善營業。自湧金門外馬頭衰歇。寅初於城站及新市場分設二店。生涯極盛。英華月溪均不能及。

其六十

滬。報。包。封。向。午。來。如。飛。分。送。四。城。隈。何。人。踞。坐。高。樓。上。笑。插。烟。

筒。作。鳩。媒。〔派報〕

上海各報。每日頭班快車到杭。發行所徐耀庭。實總其事。分報者向徐取報。送達各處。不誤時晷。午後始兜售於各茶肆。惟武林第一樓有姪婦亦借售報爲名。專爲男女文明媒介。俗呼之曰報大嫂。拱妓到樓。均以乾娘及阿姨尊之。可於報界別開生面。

其六十一

單。和。美。在。薦。橋。東。四。遠。馳。名。蕭。丙。豐。第。一。處。兼。得。意。處。下。城。聲。價。一。般。同。〔酒肆〕

薦橋東有單和美酒肆。基址極狹。然人文淵藪也。科名之盛。談者豔之。黃調甫（鼎）趙階六（延泰）兩貢士爲肆中主幹。下城得意處在六克巷。則鄒景叔貢士（壽祺）主之。三人戊戌同年。號稱難得。其餘舉貢。不勝僂指。第一處售燒酒。蕭丙豐售冷酒。均有名於時。

其六十二

悅。來。鼎。盛。匹。松。嵐。聊。助。文。人。品。茗。談。縱。有。西。園。風。景。好。祇。多。綠。女。與。紅。男。（茶寮）

豐樂橋松嵐閣茶寮。爲文人品茗地。名達京師。卽達官貴人。

亦微服一臨。光緒中葉。對河別創一肆。曰悅來閣。少年均聚於此。然皆談文講藝。以故歲有科甲。邵伯綱（章）孫塵才（智敏）諸太史。曾往來此間。今松嵐久歇。悅來亦改豐樂樓矣。而舊時茶客。尙有存者。若西園迎榭。武林第一樓。祇爲男女媒合場所。烏足語此。

其六十三

城站毗連新市場。沿途菜館劇輝煌。聚豐園傍吳山麓。不許飛箋召士倡（餐館）

杭州京菜館。以大井巷聚豐園最早。往時宴客。男女不許同

席。今則通融矣。然飛箋徵局。尙期期以爲不可。而新市場西
悅來錢唐春及城站白樂天諸家。則燕燕鶯鶯。紛然臚列。警
察且目笑存之。

其六十四

豆腐魚頭。王順興家鄉鹽件。味同稱入冬第一。冬醃菜。古巷河
坊。到未曾（飯館）

飯店以王順興爲冠。魚頭豆腐。家鄉鹽肉件。生冬醃菜。皆著
名者也。店在清河坊巷。燹後有稱河坊巷者。諱清字也。今城
站雖有分店。不如老店遠甚。

其六十五

聚勝湯包舊擅名。三和合作二難并。四如春是蘇州館。重麪輕澆味已更（麪館）。

豐樂橋老聚勝。向以松絲湯包名。燹前已有此店矣。光緒初於對岸設三和館。差足相匹。今已每况愈下。若薦橋之四如春。純係蘇州口吻。於杭人殊不相宜。

其六十六

歇夏翻從六月開。西洋裝式起樓臺。回回堂吃羊湯飯。相約明朝趁早來（羊湯飯）。

回教不吃豬肉。所開之食店曰羊湯飯。在回回堂者曰西悅館。最佳。交春卽行閉歇。榜其門曰歇夏。然至六月已開張矣。吃羊湯飯。需在早晨八時以前。過此則已售罄。若不食羊肉者。偶過其門。則腥臊不可嚮邇。

其六十七

高喬巷口說湯團。聞有吳儂解墜。觀繼起。豔稱九曲巷肉多。粉糯豆沙乾。(湯團)

高喬巷口湯團店。有女殊色也。己丑科榜發。某新孝廉眷之。日必往吃湯團。畀以銀佛十尊。女含羞受銀。然竟不得一間。

孝廉遂成心疾。此店閉而九曲巷口。別開一店。馳名與之相埒。

其六十八

四景園兼麗水臺。蓑衣餅。味記玫瑰。而今風景新年歇。誰到吳山頂上來。(酥油餅)

四景園麗水臺。均在吳山之上。善作蓑衣餅。油酥特重。有白糖玫瑰等名目。杭人新年。必攜小孩往觀。現在城站新市場。繁華殊甚。不復再上吳山矣。而四景園麗水臺尙在。

其六十九

佑聖觀連柴木巷零沽麻醬與麻油花枝招展談人疴甘澤坊前較勝不（麻油）

麻醬麻油鋪以佑聖觀巷爲勝次則甘澤坊巷佑聖觀巷店有二女頗擅大小喬之目說者謂係二形人實未敢信也甘澤坊巷亦有麗人往時年甫垂髻今已綠葉成陰子滿枝矣

其七十

平安細數第三橋風味來其第一標料有西施貽美譽不嫌過市太招搖（豆腐）

杭垣豆腐店操刀者均係婦女儘有風姿絕佳者故有豆腐

西施之譽。平安三橋。堍其翹楚也。布裳練裙。眉目如畫。所製亦較他店爲潔。轉瞬十載。女亦訛矣。平安三橋。俗稱鬪富三橋。

其七十一

莫嫌鳳去竟。臺空夢繞西湖卅里中。特贈親王文豔史桃花人面與春風（劇館）

新市場西湖鳳舞臺。有女伶張文豔。妖淫冶蕩。捧角者編爲劇史。有某警官眷之甚。陽臺纔下白簡。旋登後又嬖某公子。倦游來滬。睽者仍追蹤而至。鳳舞臺營業頗恃文豔。而城站

之大舞臺。其生涯亦足相埒。

其七十二

旅館爭傳清泰名湖濱。城站兩蜚聲。層樓疊閣。巫山路。先聽雞。鬢勸酒。箏（旅館）

杭城舊皆客棧。所以處候補人員者。江墅汽車既通。有築屋於福緣巷口者。題曰清泰旅館。頗爲發達。於是效顰者踵接矣。新市場既闢。因創清泰第二旅館。其同業之最鉅者。西曰湖濱。東曰城站。惟以下諸小旅館。每有夜度娘寄宿其間。侑酒開盤。與妓寮無異。警官充耳。吾末如何。

其七十三

湖光。山。色。一。齊。收。風。景。爭。推。樓。外。樓。底。事。秋。波。臨。去。轉。少。年。白。裕。儘。句。留。(遊。戲。場)

樓外樓在城站旅館屋頂。其制度均摹仿上海新世界大世界。特地小耳。城中土妓。借此爲謀合場所。晚間男女雜選。其弊猶甚。今已漸移新市場大世界矣。青年墮落。誤解自由。失足。一朝回頭已晚。哀哉。

其七十四

白。篷。綠。漆。認。遊。船。大。小。區。分。三。等。捐。最。是。消。閒。棋。一。局。春。風。打。

槳。去。翮。然。（遊船）

湖船小者向稱划子。亦曰瓜皮船。象其形也。近來均用白篷布爲棚。膏以綠油。僱價貴於前者倍蓰。船中設二籐椅。中布棋局。臨流小坐。飄飄欲仙。往時碼頭都在湧金門外。今已移至公園湖隄。聞警察抽捐。大者月五角。中四角。小三角。招招舟子亦云苦矣。

其七十五

石橋分卸路。平鋪轆轤車。聲苦力夫莫道哥哥行。不得交班須趁日。將徂（黃包車）

杭州黃包車之設。不十年耳。然開行漁利者。已達五六處。自新市場至城站。均鋪馬路。且拆薦橋章家豐樂等橋。以利交通。惜車夫均轎夫所改。坐車者顛簸殊甚。自晨至午。爲早班。自午至晡。爲晚班。行規嚴肅。車夫無不畏之。

其七十六

車行欹側。步行艱捷。如飛喚轎。班賃得篋。輿出城去。開簾隨意。看湖山（藤轎）

杭州轎埠林立。然皆小轎也。紳閥藍輿。尙嫌不堪瞻視。投時者乃以藤椅出賃。每日納資三五角不等。即旅館亦或有之。

惟籐輿下輕上重。肥碩者往往蹉跌。但亦視輿夫之技如何耳。

其七十七

品海銷沈強盜亡烟絲。拌得可根香舶來貨。與中華貨一樣輸捐照一張（捲菸攤）

紙捲烟攤充斥街市。願售者向菸酒局捐照一紙。各種捲煙零沽躉賣。獲利殊不少也。婦女口含噴氣。于道上輕薄者。且與之接火。可謂咄咄怪事。品海強盜皆舊煙捲商標。可根嗎啡汁。

其七十八

國民公所藝員多鐵板銅琵琶一曲歌結社居然稱正始好從古巷訪豐禾（安康）

杭州灘簧向皆學中門斗習之非上流社會人也國變後推崇優伶並此亦稱藝員杭辛齋改行宮爲國民公所羅致諸藝員入所奏技標名曰正始社初在焦棋杆後遷豐禾巷主其事者有周和叔沈傳麟諸人

其七十九

清音擔子秀華堂新繡行頭金織鑲換卻紅纓戴呢帽一般舊

俗記昏喪（清音）

清音一名堂鳴。昔推梅花碑秀華堂。服飾最新。班中都蓄。雛
僮。纓帽。長袍。加以繡桂。凡摺紳之族。遇昏喪諸事。皆用之。今
則纓帽易爲呢帽矣。惜生涯爲軍樂隊所奪。漸致式微。

其八十

瘦削。雙鉤。試勁。裝滾缸。走絙。氣軒昂。不圖輸。與東洋。婦魔術。爭
談。天勝娘（戲法）

杭州十餘年前。盛傳城隍山陳麻子戲法。陳有二女。雙趺極
銳。而工於走絙。至以鞋尖倒鉤而下。若滾缸則以兩鞋弄缸。

如丸洵可觀也。近年陳已不至。而游戲場都有以東洋婦演魔術者。博衣木屐。云係天勝娘。嫡乳。蓋世界等處。聞已有之。

其八十一

一弦一杖。報君知。檢點流年月日時。富貴細推兼壽考。皦皦彈出是盲詞。(算命)

星者均盲人。背負三弦。肩倚明杖。左手攜小鑼。曰報君知。相傳南宋時。朝廷養盲人於院。盲人日必詣闕謝恩。宮監厭之。爲設此法。但需擊鑼。則宮中已知。故云。所推皆係江湖口訣。絕無子平奧義。亦有設肆於市者。以吳山較多。

其八十二

本。來。相。術。最。微。茫。豔。說。吳。山。張。戰。揚。紅。頂。花。翎。無。用。處。偉。人。強。
半。試。軍。裝。看。相。

吳山關帝廟張戰揚以相術著名現已歿矣凡業相者必懸
紅頂花翎一布像藉爲市招今改繪民國軍裝亦勃勃有生
氣惟能如戰揚者殊鮮

其八十三

不。須。加。減。出。天。然。測。字。靈。機。有。祕。傳。此。意。而。今。誰。解。得。梅。花。碑。
畔。化。三。千。測。字。

梅花碑化三千本。以秀才探親來杭。落魄無聊。遇異人授以測字訣。每字七文。借以餬口。不多取也。就字斷字。略不增減。卜者神之。此外均依草附木者。雖林立街市。祇爲庸僮亂談。休咎而已。

其八十四

朱符黃紙。懾羣魔。噴水焚香。做作多醫。不收錢。收藥本。辰州新到祝由科。(祝由科)

祝由科醫生。走方街市。以賣符售藥爲生。然遇奇疾。亦往往有驗者。從前辰州楊子清。在左營療治傷卒。至今猶傳誦之。

三橋址之陳增榮。其徒也。近已失傳。幾與擡虎皮賣膏藥者。一律作僞。

其八十五

招牌金字合華英西法。居然重接生。試較祖傳胡與鄭。是新是舊。問誰精（產科）。

杭州大福清巷鄭婆婆。城頭巷胡婆婆。所謂接祖收生也。自梅藤更醫士。在廣濟醫院內。附設產科。婦女往學者衆。畢業後。以金字爲牌。寫明西法接生字樣。嗜新者咸往延請。其價倍蓰於舊。至飲食服御。純尙西法。尤爲特色。

其八十六

徑尺。玻璃。一鏡。明刀。鉗夾。剪列。縱橫。從今。理髮。標新。幌不。學京。師。下軟。棚（理髮）

京師稱薙頭曰棚子。軟棚則兼爲變童者也。自國變剪髮。薙頭者效鑿東洋。標曰理髮處。裝璜精緻。鑷工亦雅善修飾。杭州城站及新市場一帶。聞仍有別營故業者。風俗之壞。令人不寒而慄。

其八十七

寶娘。纏帛。忒情。癡。何必。潘妃。步步。移。况有。嗜痴。刀。奏。弄。雙。跌。滑。

賦。早。如。脂。(扞脚)

上海有女扞脚之設。趨者若市。其中以女學生爲較夥。妓女猶未甚問津也。杭州某女士夙號開通者。於城站左近賃屋提倡。漸有就緒。並聘請海上女扞脚主其事。

其八十八

貓兒橋畔訪西華。窄窄弓鞋仿內家。儂愛自由天。足好大紅緞。子滿幫花(女鞋)

杭俗婦女繡鞋均由已製。不肯輕易示人。天足盛行。有施氏婦設肆於貓兒橋。榜曰西華。專售女鞋。然尙小者多而大者

少。今則鞋肆均售女鞋矣。翹足而觀。評量尺寸。恬不爲怪。至結婚時所用紅緞花幫。尤爲女界放一重異彩。

其八十九

發。行。陳。列。炫。長。街。成。績。爭。誇。女。子。佳。誰。是。絲。繵。誰。線。結。個。中。紀。念。傲。同。儕。(女工成績)

女子成績陳列所及發行所。近年某女士所新創也。羅列絲繵線結各品。五光十色。燦然可觀。青年婦女躬自營業。購物者趨之若鶩。或者謂醉翁之意。殊不在酒。然而彌布城站新市場者。已數見不鮮矣。

其九十

滿城徧是杏花村。誰著相如犢鼻禪。聞說當鑪好顏色。文君昨夜已先奔。(女酒肆)

城站及新市場徧揭酒帘。每以當鑪者爲餌。撚酸角力。時有所聞。警士熟視無覩。傳者亦數見不鮮也。聞最著爲板兒巷青巴掌。下爲沽肆。上即陽臺。車水馬龍。何處是乾淨土耶。

其九十一

粉盞脂奩共一包。深房曲室路輕抄。珍珠玉器金鋼鑽。錢貨捫來要兩交。(女賣花)

杭州賣珠寶者。稱賣花阿奶。向店捐貨。售與各紳富家。往時婦女不能出門。大半假手此輩。然較市價恒貴倍蓰。且需現金交易。賣花者所賺頗鉅。歡樂巷口孫家。有名孫瘋兒者。卽以此起業。開萬源金鋪焉。

其九十二

度關解厄看香頭。不與人謀與鬼謀。贏得旁觀呼狗眼。金錢錫箔一齊收。(女巫)

此卽女巫之變相。杭州呼爲狗眼。云能見鬼。凡小兒有病。恆呼之使看。稱爲某鬼某鬼。或度關解厄。或僅以羹湯錫箔送

之事畢酬之以金。若輩老奸巨猾。詭態百出。殊爲風俗之蠹。

其九十三

本來驚癩善推拏。更割兒疔手法誇。多少江湖同賣技。紛紛算命與挑牙。(女醫)

杭州老嫗多有以推拏兒驚。割取兒疔爲業者。一生九死不可信也。至江湖婦女。紹幫則扒龜算命。籠鳥算命。揚幫則挑捉牙蟲。鐵算盤及揉胎諸害。均伏於此。不可不慎。

其九十四

理安已遞雲林死。別有名山大住持。回首十年僧革命。不圖一

笑。再。披。緇。(僧)

理安寺僧。於國變時。售產還俗。遞迹湘南。即俞曲園所稱黃鸞也。雲林寺僧。招搖杭滬。虧負纍纍。已退院死矣。某寺某僧。素持革命主義。齋魚粥鼓。重上強臺。聞水陸道場之盛。甲於西湖諸寺。我佛有靈。受其護法不少。

其九十五

巍巍青府法華山。朝審開場七月間。燭炬箔灰皆出息。鄭家道士各輪班。(道)

東嶽朝審。自七月初一起。各班輪值。計分書役兩種。並有女

傳宣等名目。實皆清時衙署書役所組織也。道士均鄭姓。娶妻生子。各分房戶。某房輪管某班。其燭炬箔灰皆歸之。近爲欽履鄉小學。年捐四百元。然亦九牛之一毛耳。

其九十六

全椒講舍。關東城判別山泉濁。與清不信。尼姑編小傳。風流輸與惜花生（尼）。

杭州尼庵。其風氣非嘉湖蘇揚比。同治閒菜市橋河下孝義庵。尼犯規。全椒薛慰農太守。沒其址爲東城講舍。以課士。今尙借作第四高小校也。其旁一庵。彼此不相往來。故特存之。

近閱惜花生江浙尼姑小傳。所載杭州各庵之黑幕。酣嬉淫褻。隨處有之。爲之詫歎不置。

其九十七

禮。拜。今。朝。七。日。臨。摩。醯。十。戒。感。人。深。長。裙。天。足。童。貞。女。也。守。堂。規。聽。福。音。(女皈依)

杭州天漢洲橋天主堂。尙係道光朝所建。其餘耶穌教會。若馮山人巷信一堂。皮市育英書院。均有牧師神父。宣講福音。皈依者七日禮拜。挾書魚貫而進。婦女皆長裙天足。整肅異常。其守志不嫁者。爲童貞女。最爲彼教所重。

其九十八

癖嗜芙蓉黑籍多。蘧蘧一枕醉南柯。燈光如豆鳩盤伴。玳瑁雙樓燕子窠。(私煙)

煙燈私售。以郭通園羊線弄爲盛。俗稱燕子窠。例納費於所管者。私售諸家。必有婦女代爲裝煙。兼可作夜度娘。亦風俗之害也。

其九十九

一水嚴灘九姓船。花枝臨水自蹁躚。牽舟上岸何多事。要撥筵資助警捐。(畫舫)

江千九姓漁船。由來已久。曾載余江千畫舫錄矣。近皆於花
牌樓一帶築屋而處。不復上船。每家高懸警廳示諭。客筵一
席。捐資若干。實堪發噱。

其一百

銅牌金字。指商標租界。尋芳到伎寮。誰管濟良。誰檢驗。汽車風
送拱宸橋。女閩。

瓜山豔綴。余曾輯拱埠花事成之。現於濟良所外。又有檢驗
所之組。環肥燕瘦。辨別穠纖。誠爲海上所不經見者。鉅鹿遺
愛。得此足矣。

杭遊小志四種

三衢柔欠輯

杭防感舊詩

嗟。嗟。龍。蟠。虎。踞。春。風。躡。柳。之。天。雁。往。燕。還。秋。雨。成。瓜。之。夢。指。
高。牙。而。談。檠。戟。結。小。隊。以。試。弓。刀。能。解。詩。書。便。曰。儒。將。偶。親。
魚。鳥。亦。是。雅。人。杭。防。八。旗。匝。城。十。里。每。過。花。市。尙。述。宋。遺。即。
到。井。亭。未。涸。唐。製。學。士。坊。前。之。草。綠。徧。溪。橋。和。靖。祠。外。之。梅。
青。分。書。院。雖。非。故。址。猶。企。前。徽。何。圖。一。劫。焚。羊。海。田。都。幻。遂。
令。千。年。化。鶴。城。郭。全。非。如。此。繁。華。銷。金。誠。易。可。憐。風。景。沈。鐵。

何年僕本恨人未忘往事隔江唱罷猶餘商女之音閒坐說
來不盡玄宗之感

櫻閣斜陽一抹烟蕭鄰車馬路平平泥鑪土銼荒涼甚瞻有殘
軛舊紀年

杭防環城關門曰迎紫曰延齡曰平海曰承乾城軛均紀順
康年號完整堅固拆城關路徧築洋樓惟西隅茅店中尙有
以殘軛支竈當鑪沽酒者好事者恆以百錢或數十錢購之
使節飄零帥燾空投書抱牒吏趨公向陽白髮衙前卒猶話當
年果毅風

入迎紫門。卽副都統署。今改杭縣公署矣。傑果毅公純。於杭州庚申之難。力禦防營。髮燹旋熄。遂由佐領洊升副都統。辛酉再陷。傑歿於陣。蓋卽副都統署前也。嗣建祠於西湖隄畔。國變後收爲公有。然談者咸壯之。

蜿蜒一水接西泠。碧螿朱欄六角形。傳說鄴侯唐代製。大書深刻爲題銘。

舊都統署與井亭橋接。橋旁有井。覆以小亭。盛愷庭（元）杭防小志猶紀之。洪楊劫後。亭旣圯。井亦堙矣。汪曼峯（欽）改革後緝杭縣印。謀平橋鑿井以存古蹟。功未竣而汪去。代之

者爲周李光於泉上砌紅甃塗以水門汀泥並題數字於上。說者謂此泉即李泌六井之一然歟否歟。

曙光一線奠坤維紗幔傳經賴女師留得惠興名兩字煢煢遺傳有餘悲。

迤都統署而東爲惠興女學八旗女子咸肄業於是初有旗婦名惠興者設女學於民舍徧呼將伯鮮有應者殉學而死。佐領貴翰香(林)挾遺書北走於京津間演說大旨得獲鉅款歸卽籌建斯校頗稱整肅即以惠興名之貴旣殉辛亥之難校亦荒廢旋有議賡續籌辦者雖時仆時起而校歟已仰

助公家矣。

雲旗羽葆。渺雲煙。袍笏登場。又一天。曾記乾元逢。聖節飄零。應感李龜年。

過井亭橋折而左。有關帝廟。每年五月十三日。演劇於此。觀者如堵。若遇清帝萬壽。亦在此劇臺誌慶。今已夷爲大道矣。地與西湖鳳舞臺址相近。雖箏琶聒耳。晝夜無休。而回首前塵。亦如一劇。能無嗚咽。

偃武修文。慶大同。不將弧矢。侈家風。棟梁。桀桷。知多少。風雨飄搖。廣廈空。

關帝廟後爲八旗義學。子弟皆入塾讀書。同治甲子會垣重修學宮。義學亦同時恢復。學中教習以富陽章廣文（廷楹）錢塘孫茂才（增鴻）任職最久。初僅備文牘書札之選。冀充軍統兩署筆帖式。光緒癸未詔准杭防童生附杭府屬考試。並一體鄉會試。乙酉中式者爲恩浩然（長）至甲辰金內翰（梁）增大令（春）同榜捷南宮。一時稱盛。孰料夕陽雖好。紅不多時。科舉一停。並義學亦夷無寸椽片瓦哉。士林之劫。爲喚奈何。

梅樹荒涼鶴不歸。叢祠香火是耶非。而今絃誦都沈寂。賸有輿

儷一角旂。

關帝廟側爲梅青書院。本林和靖祠故址也。祠外徧植梅樹。中塑林像。手招一鶴。嗣經荒廢。乃改書院。課八旗諸生。題曰梅青。不忘舊也。外綴一橫楔。觀者頗稱赫奕。始延盛愷。庭太守（元）主講。繼之者王同伯主政（同）今亦無蹟可尋矣。惟輿夫叢聚處。尙綴一小旗曰梅青埠。能無黯然。將軍無力。苦難支。雉堞參差。映白旗。借問伊犁歸櫬。未令人惆悵。去思碑。

關帝廟前有去思碑二。一爲瑞襲公去將軍任時建。一則爲

伊犁故將軍志忠愍公（銳）建也。志公在杭未久。然訓練士卒。成效丕著。移節伊犁。日軍民皆合電挽留。卒因朝命難回。僅以此碑爲紀念。副都統德濟覬覦是缺。貿然升署。德本一紈袴子。雅好游冶。於江干眷船妓桂蓮。於拱埠眷長三金素蘭。飛輿入署。僚屬噤不敢言。辛亥杭州革命。旂營管有槍械。其時激昂慷慨。若協領文會椿梁者。均願一戰。而德濟毅然請降。並懸白旗於城堞。不數日。忠愍殉難之訊至。德濟猶於危城中。擁妻妾自娛。可謂全無心肝矣。去思碑後存瑞公祠內。祠旣不保。碑亦不可復尋。哀哉。

荒涼何處弔叢祠。漫道將軍裒鄂姿。卓女當鑪司馬滌。昔年猶有酒家旗。

關廟劇臺左側。爲故將軍瑞公昌祠。瑞將軍於咸豐庚申。督傑果毅拒逆。辛酉同及於難。詔建專祠。春秋享祀。革命時。仆其位。賃設酒肆。榜曰西悅來。肆有當鑪者。以豔名趨者若鶩。忽左目瞽。而酒家胡已獵得金錢。遷居他所。祠址遂拆。夷爲康莊大道矣。

挾矢張弓策馬回。書名軍籍笑顏開。修文偃武翻新樣。一隊兒童踏踏來。

沿劇臺而南。有校場一。卽將軍挑選馬甲處也。旗童十六。必
嫻弓矢。於校場馳馬射靶。中則補軍糧一名。以後由此遞升。
若領催前鋒驍騎校防禦等職。均須在校場考試。以示爵人
與共之意。今已劃半建貧兒院。但有兒童唱歌之聲。悠揚牆
外云。

敗壁頽垣有淚痕。白門秋柳故宮魂。而今萎盡雙頭菊。莫漫琴
尊訪可園。

校場之東爲泗水坊橋。故協領有菌溪（連）卜宅於橋左。菌
溪之子三六橋（多）於宅旁闢舍。埋盆作池。疊石成山。王

夢薇（廷鼎）榜曰可園。光緒癸巳秋間。六橋生子彌月。適開
雙頭菊。延賓設宴。歌詠其瑞。忽忽三十年矣。六橋都護西北
宅尙一新。革命時借屯防軍。近並門前垂柳。亦作薪蘇矣。
三尺崇階五尺樓。劫餘還有幾多留。官符一桁雙鑲冷。只有寒
鴉噪暮秋。

再東爲草子巷。協領文佑卿（會）卜築於此。佑卿建西洋廳
樓以娛老親。實防營中首屈一指。辛亥佑卿請戰不許。子身
走黑龍江。官產處以標賣營地。故日督徙屋。時周知事（李
光）方假寓爲之竭力斡旋。僅割其半。詎佑卿在江虧負。移

檄追款警廳封產以償。老母弱息。僦居營外小屋。舊部猶時存問之。

璠樓。月桂不勝寒。茶竈香鑪掩畫欄。記取後庭花一曲。女兒生小住江干。

對岸約十數步。本協領文濟川（元）宅。濟川歿後。子守彜齋（典）不諳戎政。日以詩詞自娛。所作江干女兒曲。尤膾炙人口。光緒辛卯鄉試。彜齋已獲雋矣。以試帖璠字失叶被擯。從此飲醇近婦。集名流以供觴詠。未至辛亥。身已先殉。迨公家索地。家人至拆菜桷。貨柱礎。不旬日。屋材散盡。而彜齋圖籍。

亦飄零不知所終。

瀛社觀書。少年一般裙屐。自翩翩紫薇郎。去絃歌歇流水。斜陽意渺然。

協領樁梁居橋之北。樁有老父鳳桐山（瑞）年八十餘矣。親課幼子金錫侯（梁）並招致營內外子弟建東文學社。聘日本伊藤氏爲講師。金旋膺光緒壬寅鄉薦。甲辰捷南宮。以中書用。此社始散。未幾樁亦以案被議。鳳老不復問事。辛亥鳳已先歿。此屋沒入官。有金適任奉天財政廳。倍價贖之。然已被割弱半。不復有從前閤敞矣。

石不能言。幸尙存銅駝荆棘。那堪論衣冠。淪替旌旗。變祇有寒
蕪綠到門。

沿校場而西。有旗杆二。外榜告示。門扁不啓。此議事廳也。杭
防八旗。有協領八。乍防八旗。亦有協領八。資格最富者。任杭
乍左右司。左司掌軍籍。右司理民治。遇有大事。則集八旗協
領。會議於廳。議決。乃陳之副都統及將軍。柏研香（梁）任杭
防左司時。議事廳黝堊一新。不及十年。僅留柱礎階砌。惟旗
杆二。矗石尙巍然獨存。恐今亦無有爲之保守者。
曉日。瞳。矓。鼓。角。催。崇。轅。檠。戟。兩。行。開。徘徊。興。武。橋。邊。路。髣。髴。當。

年。寄。宿。來。

議事廳折而左行。即鎮浙將軍署。每晨鳴砲奏樂。則將軍升座。各僚裊趨而入。署址宏敞而肅穆。園亭亦極幽邃。辛亥秋暮。將軍出亡。嵯縣童君杭時於署中創共和法政學校。肄業者多至千人。於是左近旗民爭以廬舍寄宿諸生。藉博微利。朱介人(瑞)督浙。盡撤故將軍廨宇。築興武將軍署。而名署旁之橋曰興武橋。

葦。杭。輕。渡。御。旗。黃。一。水。灤。洄。十。里。長。燈。火。兩。三。茅。店。夜。板。橋。何。處。馬。蹄。霜。

將軍署與延齡門接。武門外互一木橋。本名溜水橋。俗稱延齡橋。康熙朝織造孫某。啓水門以通御舟。故此河約廣五尺餘。同治甲子重修。易木爲石。形家言用石於營中不利。光緒庚辰拆石。仍易以木。如城垣弔橋然。橋外皆酒帘茶社。成一小市集。防城旣燬。橋亦另仿西式。以价人得興武將軍號。名興武橋。碧欄左右。一水瑩然。惜興武出亡。忽焉沒已。而二三菜傭浣婦。尙沿舊名曰延齡橋。

一曲清流一角牆。霜寒月黑聽銀鐺。風波亭子今何在。不拜蕭王拜鄂王。

延齡橋上源卽紀家橋。橋上築城爲西北水洞。門外卽按察司監獄。本稱柏臺分司。獄內有蕭王堂。堂後有宋岳鄂王盡忠處碣。卽世所傳風波亭也。城旣不存。獄亦改觀。惟古蹟則人鮮有知者。

半嶺遺居蹟有無。長生橋址已模糊。江山一角殘箋碎。猶話西湖御覽圖。

紀家橋數十步曰長生老人橋。其坵有楊半嶺（岱彭）宅。半嶺官防禦。善畫。曾繪西湖全圖。乾隆間進呈乙覽。名播都下。其家僅藏圖稿。歷洪楊未嘗損失。現輾轉入梅花碑某骨董

家。其宅現夷爲菜圃。僅石礎三五存者。

粉牆高處是兒家。兩字龍翔記不差。梵刹變成歎喜佛樓臺。楊柳巷。枇杷。

左折爲龍翔宮橋。又名安濟橋。龍翔宮荒涼一片。其旁所謂龍翔里者。雕梁畫棟。鱗次櫛比。皆預備之妓寮也。杭州江干畫舫。向爲官廳所不禁。拱宸開埠。蘇揚女校書。又分列一幟。城中土妓。雖實繁有徒。恆不能與之對壘。嗚有力者。言於警署。願畫區構屋。以免與良家混處。且月納捐款爲警費。公牘已許之矣。趨時者晝夜營建。匝月屋成。而名之曰龍翔里。迨

商會一再撓阻。卒不果行。而此屋則比鄰蜂蝶。亦可自成村落矣。

西子船娘老。去身撫琴調。鶴事成塵那堪。檠戟重回首。笑問松嵐閣上人。

清湖橋與洗麩橋。俗稱八字橋。柏研香（梁）建乍浦副都統署於橋側。研香好風雅。與松嵐閣文人遊。松嵐閣在豐樂橋。文人茗話地也。研香常以琴鶴自隨。娶船女西湖西施爲室。研香既歿。遺物亦零落殆盡。

衣冠碧血久留痕。秋草愁含平海門。城郭人民都已矣。阿誰華

表爲招魂。

沿八字橋即平海門。門左近彌教坊。爲明張蒼水先生殉節處。乾隆朝褒忠賜諡。建祠於衆安橋岳廟側。自營門旣撤。一片塵沙。無人能指其處矣。

乞得西湖遂服回。一邱一壑起樓臺。鐵華社散人琴杳。流水無言自盛衰。

洪福橋有盛愷庭太守宅。太守自閩解組後。歸防以俸餘助梅青書院膏火。約仁和吳筠軒觀察（兆麟）錢塘丁松存（丙）爲鐵華吟社。太守歿後。子孫均有擢科第者。三子瑞清。

殉辛亥之難。橋南老宅。聞已收歸官有。古琴三兩。強半爲不
知音者所攫。

亭依得月文元圃樓。築臨河海濬亭。輒額勝題。無一字義。方古
巷久瓢零。

義方巷與洪福橋近。文元圃曾居此巷之北。葺一亭曰得月。
董蔗林所書也。海濬亭協領亦在巷內。臨河築樓。巷口書義
方重教四字。額鐫於甍。嵌置樓楣上。光緒間尙存遺蹟。今俱
爲土阜瓦塲矣。

罪臣深沐聖恩。寬再謫。猶餘五品官。厯盡劫灰。存小印黃金斗。

大已全刊。

石湖橋下折柬街。有年大將軍羹堯舊宅。時已貶五品防禦矣。舊址雖廢。過者尙能指其處。王子土人治地。得玉印一方。云是大將軍遺物。後鬻於海上。獲值頗鉅。印質純潔精雅。稿非質鼎。

甘澤高風久不存。摩挲斷石說三元。荷花弄口分明望。那有牌坊大納言。

荷花弄側有大納言牌坊。明屯田御史張濂立。粵燹後猶巍然獨存。現則拆無片石矣。杭城最大牌坊曰甘澤坊。在舊府

前。係明運使葉某所建。坊旁別有甘澤坊巷。自塘工局改爲銀行。此坊全卸。三元坊在保右坊之下。相傳明商公輅物亦椎而碎之。不留痕迹。劫耶數耶。

湖。上。青。山。一。望。收。輕。塵。衰。草。可。憐。秋。何。堪。重。訪。梁。家。宅。花。市。營。邊。井。字。樓。

井字樓本南宋酒樓。清初劃入防營。遺址尙在紅闌疊架。別饒風趣。近亦剷除殆盡矣。乾隆時梁相國（詩正）宅在竹竿巷。與之相近。故其從孫晉竹有花市營邊井字樓。竹竿長巷巷深頭之句也。世變滄桑。不有於清。更何論宋。

滿漢同文策大廷。有人奇字問玄亭。果然繙譯傳家學。遙指橋東金贊庭。

洪福橋東坵。有金贊庭宅。贊庭深於繙譯。所教者多入仕。後就其宅旁。設立義學。專授繙譯。其教習以金姓者爲多。國變學廢。無人再談清書矣。

法院街前草一灣。長官垂念到民艱。山邱華屋何須問。大庇孤寒二百間。

近承乾門多荆青。駐防營屋坍塌。生計蕭條。拆城後與法院相鄰。因名法院街。籌辦旗產者。乃劃官地一區。築小屋二百

間。以。處。旗。民。之。窮。無。所。歸。者。此。舉。以。汪。曼。峯。知。事。之。力。居。多。
槐。樹。蕭。條。散。暮。鴉。凌。晨。無。復。吏。趨。衙。野。田。草。露。巡。行。否。開。徧。城。
西。夜。合。花。

警。察。第。二。總。署。設。警。正。一。本。某。協。領。舊。衙。也。巡。長。巡。士。四。出。
邏。察。而。夏。間。癡。男。駭。女。往。往。籍。草。作。茵。以。償。綺。孽。觀。者。熟。視。
無。覩。引。爲。風。流。佳。話。此。殆。滬。上。夜。花。園。變。相。歟。無。怪。風。俗。淫。
靡。不。可。救。藥。

長。袍。厚。烏。髻。雙。橫。婦。女。稽。查。禁。步。行。五。族。共。和。更。服。色。衣。冠。皂。
隸。不。勝。情。

官巷孩兒巷設巡查所各一禁止婦女步行出營由軍署派員彈壓辛亥營撤旗婦半下嫁廝養而標兵亦有佔以爲偶者落花隨溷狼籍堪憐蓮英即其一也

八色旗開敞箭廳兜鍪輝映戰袍腥穹碑剝蝕埋荒草閑品新茶訪黑亭

黑亭子灣爲仁廟純廟巡狩旗丁校射地自六飛不南徒存一箭廳而已亭灣騎射本列西湖後十景之一有碑穹然亭不復存並箭廳亦改爲茶肆

大悲庵址接糧倉餘蔭猶留古柏蒼子弟八旗零落盡神洲戰

血。慘。玄。黃。

大悲庵在南糧倉後。奉神洲元君。庵中古柏蒼鬱。艱子嗣者均於四月十八神誕日求之。光緒初正黃旗防禦德緒重建。今則鐘沈鼓寂。化作劫灰。古柏亦早供樵蘇矣。

肯。從。刀。俎。惜。餘。生。歿。固。爲。靈。生。亦。英。化。鶴。歸。來。城。郭。變。井。邊。試。聽。鐵。簫。聲。

義方巷有護忠庵。祀宋殿前校尉施全。庵前有井一。乾隆間浚得鐵簫一枝。舊存庵中。庚辛之變。猶無恙也。壬子庵燬。簫爲主者所得。啞不能聲。仍棄於井。

瓊樓高處不勝寒。歷歷湖山此大觀。嫫母竟成西子美。鐫銘臆得。一甄難。

馬家街有正藍旗協領署。儀門以甄砌之。內有樓極高敞。湖山歷歷在目。上鋪以甄。咸豐辛酉既燬。同治初重建於此。辛亥改築洋樓。移爲軍界某公住宅。舊甄均鐫有款識。與城甄同歸散佚。良可惜也。

那堪花市共徜徉。小築閒尋震澤王。從此舊時官巷口。長官改署。壽安坊。

花市本南宋舊稱。在官巷口。即迎紫門外也。震澤王夢薇（

廷鼎爲曲園弟子。罷官後築屋花市。與柏研香文濟川杏
襄侯鍾幼馥諸人善。歿後屋已移歸他姓矣。辛亥九月。杭縣
知事汪曼峯（嶽）改署官巷口爲壽安坊巷。義頗近古。或有
稱胡兒巷者。直堪一噱矣。

西湖卅里自迴環。一笑開門即見山。御筆尙存宮保第。小橋流
水寫幽閒。

承乾門營牆外。爲張勤果公（曜）宅。門署御題宮保第。自城
堞全毀。衆安橋水流縈繞張宅。而湖光山色。亦不隔闔。洵爲
勝境。惜勤果後人北轍。空存此宅以供某校之用。未免使山

靈笑人矣。

一闋。誰傳瑞鶴仙。孤城欄角已頽然。斜陽空有餘暉戀。縷縷西園起茗煙。

玉照新志載周美成夢中瑞鶴仙詞一闋。有斜陽映山落。斂餘暉。猶戀孤城欄角等句。即指錢塘門言也。防營與錢塘門接。辛亥後防營城撤。湧金錢塘城堞亦片軼不存。其地建築西園茗肆。而清泰湖濱諸旅館亦均割半焉。

寬道東通西暗溝。定安橋外水分流。而今三牖荒涼甚。猶似從前。啟閉不。

西湖水分三道入營。一從定安橋進。一由湧金門北城下暗溝入。一由錢塘門下竄道入。分設三牖。因時啓閉。城拆以後。水道通塞均異。三牖亦不復由舊矣。

蘊之曾著城西考小誌。營防溯愷庭。况有清河新著作。輶軒補采。史書青。

咸豐朝駐防諸生蘊之（廷玉）撰城西古蹟考。光緒朝駐防知府愷庭（盛元）撰營防小誌。張小雲孝廉（大昌）彙纂爲杭州八旗駐防志略二十五卷。今刊本已寥寥矣。安得修浙江通志。杭州府志者。附存此掌故耶。

杭遊小志
杭防感舊詩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再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叁角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三衢柔父

出版者
餘社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八四三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6

000001